

宗

玉

陆保如

印

01137



家



83-
8476

序例

這部宋玉是與屈原並行的。然而直到屈原三版後，方動手編宋玉，其中也有一個緣故。

當我五六年前治楚辭，編屈原時，也曾連帶搜集了些關於宋玉的材料。十二年七月，屈原出版後，我便動手做宋玉評傳。那時我即以這個題目向北京大學研究所提出，并說要替宋玉編個新的專集。評傳初稿於十二年十二月脫稿，曾以一部分發表於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十七期上。適商務印書館以小說月報十五週紀念向我徵文，我即以此稿略加點定寄去。當時並未留副稿，想着紀念號（今名中國文學研究）不久就要出版的。不料這紀念號的稿子，一

797690

89030083

國家圖書館



000797690

壓就是四年。這四年中，我始終沒有修改原稿的機會。直到去年夏出版時，我當年研究宋玉的興趣早消滅了。

近來，因為替商務百科小叢書撰『屈原與宋玉』一書，再翻舊稿，頗思改作此評傳。初擬刊一單行本，列入國學小叢書；後又翻得舊作校勘記，古音錄等篇，遂決定恢復當年替宋玉編專集的計劃，改交亞東圖書館出版。費了一個月的工夫，結果便是這部書。

體例方面與屈原全同，共分三部分：一，宋玉評傳；二，宋玉集；三，附錄。評傳較前年發表者增多約五千字——第一節引論是初稿裏所沒有的，其餘各節也有重要的增改。傳後附的年表及參攷書目也是新加的。

宋玉集裏只有九辯和招魂兩篇，因為我認為只有這兩篇是真

的。兩篇之前有一篇宋玉集序，是從北堂書鈔逡錄來的。宋玉有專集，由來已久，（隋志有集三卷，文選注亦引及），然有無序文，則不可知。這篇序文與韓詩外傳卷七及新序雜事第五所記宋玉軼事相近，疑亦古代傳說之一；不過北堂書鈔既稱之爲序，姑且弁於卷首俟考。

附錄亦如屈原例，分三種：一，校勘記；二，古音錄；三，著者可疑的作品。一二兩種還是五年前舊稿，但未發表過。第三種所收者爲僞託的賦和散文十二篇。

最後，讓我謝謝馮沅君女士，因爲她幫助我修改評傳；再讓我謝謝茅人駉先生，因爲他替我抄寫全書底稿。

十七，八，二十。陸侃如。

宋

玉

序例



四

目次

宋玉評傳

- (一) 引論……………一
- (二) 宋玉的生平……………二二三
- (三) 宋玉的作品……………四七
- (四) 餘論……………九一
- 附宋玉年表……………一三五
- 參攷書目……………一三七

宋玉集

(一) 宋玉集序.....一

(二) 九辯.....三

(三) 招魂.....三十一

附錄

(一) 校勘記.....一

(二) 古音錄.....三十一

(三) 著者可疑的作品

1 風賦.....一五

2 高唐賦.....一八

3 神女賦.....四一



4 登徒子好色賦……………五三

5 對楚王問……………五六

6 笛賦……………五八

7 大言賦……………六三

8 小言賦……………六六

9 諷賦……………七一

10 釣賦……………七三

11 舞賦……………七六

12 高唐對……………八二

目次完

宋
玉
目次



五

宋玉評傳



宋玉評傳

(前二九〇？—二二二？)

陸侃如

(一) 引論

搖落深知宋玉悲，

風流儒雅亦吾師。

杜甫，詠懷古跡。

宋玉——他與屈原同爲楚民族文學的柱石。但是，二千年來，好像不曾有過一篇正式的傳記，也不曾有過一篇專治他的作品論文。所以這篇評傳——一方面傳其生平，一方面評其作品——大約是這

種工作的第一次嘗試。

現在我們先叙一叙楚民族及其文學的略史，先明白產生宋玉的是什麼樣子的時代，什麼樣子的地方。

楚民族在古代史上，似乎是個獨立的民族。在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未有科學上的證據詔示我們以前，自難妄下斷語。然而我們從古代各種記載上推測下來，楚與周似無固定的君臣關係。中原諸侯對楚多存歧視之心，稱楚多稱「蠻夷」。我們隨便舉出國語上的幾個例：

(1)「榮伯成勸魯襄公別以楚師伐季氏說：」若不克，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魯語下）

(2)「欒武子向范文子說：」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毀晉恥，

又以違蠻夷重之！〔韋注：〕蠻夷，楚也。〔晉語六〕

〔3〕〔叔向同趙文子說：〕楚爲荆蠻，置茆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晉語八〕

〔4〕〔史伯對鄭桓公說：〕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韋注：〕荆蠻，芊姓之蠻，鬻熊之後。〔鄭語〕

〔5〕〔夫差向董褐說：〕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吳語〕

〔6〕〔董褐對夫差說：〕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

〔同上〕

〔7〕〔同上：〕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同上〕

這幾個例已够證明周人視楚爲外國了。此外，楚國國情與別國迥異者，更是不勝枚舉。就官制言：

(8) 楚官多以尹爲名。(左傳莊公十八年疏)

(9) 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左傳文公十年注)

我們若看顧復初的列國官制表，便知楚國特有的官職多着呢。又就言語言：

(10) 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11)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左傳宣公五年)

此外見於揚雄方言者尙多。方言不同自然不能就說是異族，然衛聚賢先生說西藏謂奶爲穀，李濟之先生說苗氏謂虎爲於菟，那我們也

可推想這確是與中原迥異的語言。又就服飾言：

(12)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左傳成公九年）

(13) 陳靈公與孔宵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國語

周語中）

(14) 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悅其狀，高其知，曰，
『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國策秦策五）

左傳國語都注道『南冠，楚冠』，漢官儀又說即漢之解豸冠，秦滅
楚後以賜近臣，其特異可知。國策舊注以『楚服』爲『盛服』實誤；
觀下文『吾楚人也』句，便知『楚服』猶言『胡服』。——根據以
上的記載，我們知道楚民族是一個與中原不同的民族。

我們研究宋玉而推論及此，似乎詞費。但是，研究古代文學的人總該知道最難解決的便是屈宋問題：這樣震古鑠今的大詩人，爲何偏生於文化最遲的楚？如果我們把楚當作周天子屬下整千諸侯國之一，這個問題自然難答。如果我們知道楚是一個與周爲敵體的民族，則這一點便不成問題了。這是我們研究古代文學——尤其楚文學——的人所當牢記在心頭的。

這個新民族起原的歷史，我們不很知道。一來因爲代久年湮，書闕有閒。一來因爲楚民族強盛後，要依附於中原的正統。史記楚世家所載黃帝到鬻熊的世系，當然不可靠。不過成王封熊繹於楚，事或有之。遲起的新民族常有受早興的舊民族之封的，如遼之於宋，清之於明然。當時長江流域一帶大約是很荒蕪的，如楚大夫析

父追叙道：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蕙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世家）

其實這也不過是句門面話，他們並不甘心『事天子』。熊繹五傳至熊渠，在夷王時甚得江漢間民心，版圖漸漸擴張到庸鄂揚粵等處他說：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謚號！（楚世家）

遂封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熊渠十二傳至熊通，（與平王同時），命隨人代請周天子尊楚未允，怒道：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楚世家）

於是自稱爲武王。這是楚民族向周民族宣告獨立的正式表示。武王

以後，日益強盛；四傳至莊王，觀兵問鼎，不可一世。當時周民族屬下的諸侯，如息，穀，蔡，邾，申，鄧，黃，鄭，賴，蕭，徐，江，舒，弦，道，英氏，項，頓，毛，都，夔，庸，舒蓼，唐，舒庸，胡，許，陳，杞，呂，小邾，貳，羅，權，聘，蔣，沈，六，麋，不羹，房，鄆，郟，軫，絞，州，蓼，巢，柏，舒鳩，吳，越，魯，以及廬戎，羣蠻，戎蠻，蠻氏等，無一不先後并於楚。故東周之世，實是楚民族的全盛時代。版圖之大，幾包括現在的長江流域七省及山東河南之半，而周民族則僅河北山西陝西三省與山東河南之半而已；不但可以分庭抗禮，實有駕而上之之勢。

以上略述楚民族由小而大的歷史。由此便知牠的地位實最宜於文學的發展。一切大山，一切大水，幾乎全在他的範圍以內。王船

山在楚辭通釋序例裏說：

楚，澤國也。抑山國也。其南沅湘之交，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嶽戍削之幽苑。故推宕無涯，而天采蠱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揜抑。出生入死，上震天口口口口秦口江口口皆此爲之也。（侃按：原文『抑山國也』句在『南沅湘之交』句下，文意不貫，疑簡錯，特移正。末句脫誤不可讀。）

文學與自然界的關係是很大的，所以楚民族的版圖若永遠不擴大，則牠便不能成一獨立的團體，大詩人也不會產生於牠的境內，而牠的歷史也永遠不能在這裏佔篇幅了。而且因爲陳吳越等國並入版圖的原故，楚民族的文學又得到一種滋養料。這便是『巫風』。漢書地理志述陳國的風俗道：

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

匡衡傳也說：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當時吳國地名也常有用『巫』字的。如越絕書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欏城者，闔廬所置。

越國亦然：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

巫山者，越魴福——巫之官也——死葬其上。

這可見當時『巫風』之盛。商書說明巫風的內容爲『酣歌』『恆舞』

二種，這二種都是文學起源的原動力。我們看了楚文學的發展，便可認識楚君擴張版圖的重要了。

楚民族的文學的發展，與牠的國勢的強盛是平行的。見存作品之最早者爲東周初年的二南。這與舊說相差太遠，故我們雖不能在此處詳細考證，然也有略加說明的必要。第一，我們知道『南』是一種獨立的詩體。原來二南是詩經的一部分，列入十五國風內。然自王質程大昌以來，學者們大都承認二南的獨立，承認牠與風雅頌並列爲四。第二，我們知道二南是東遷後的詩。舊說附會到文王身上去，然自魏源崔述等人辭而闢之，學者們大都承認二南非西周詩；至於何彼穠矣之稱『平王』，更是的證了。第三，我們知道二南的產地是楚。詩中言及的地名，有江，漢，汝，河，南等，可見

這幾篇的確是今河南湖北二省的作品，均在楚民族轄境內。根據上列三條，我們說二南是楚文學的始祖。崔述說：

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讀風偶識）

『南方』之意義如何？

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說文『南』下）

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白虎通五行）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御覽時序部六

引書大傳）

我們知道『南』『任』二字古通，任即孕字，有生長發育之意。所以『南』字同時也可代表二南的風格。章潢說得好：

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合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

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融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感化育於其中也。

這一點便增高了二南在詩經中的位置。孔子曾再三恭維：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秦伯）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這實在是獨具隻眼。楚文學既有超越的二南作根底，則後來產生震古鑠今的楚辭也何疑！

被後人稱爲『楚辭』的幾十篇中，以九歌爲最早。在二南與九歌之間，各種古籍裏還零星星的記載着幾篇詩歌。固然有些不甚可靠，然卽就西漢以前書所載的而言，尙有七篇，差爲可信：說苑

載三篇。新序論語孟子左傳各載一篇。說苑所載三篇的時代最早。一爲子文歌，見至公篇；一爲楚人歌，見正諫篇。這兩篇都是前七世紀後半期的作品，與二南差不多同時，所以形式方面完全與詩經一樣。子文歌是一篇很呆板的四言詩，技術很拙劣。楚人歌分二章，只換韻，不換意，極似二南中的麟趾，甘棠，騶虞等篇。雖有些詠歎的意思，然終非佳構。在牠們略後些（約當前六世紀中葉），便有一篇極佳的越人歌出世，也是說苑所載，見善說篇。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譯詩，與漢唐菽苴都夷歌及北朝高歡敕勒歌同爲難得的名作。就技術上看來，進步的多了。牠的詞句異常秀美，表情異常婉轉。全篇體裁與屈宋之作極相近，故更可注意。與這篇同時的是徐人歌，見新序節士篇。全篇僅兩句，是中國古代小詩之一。

然命意淺顯，乏婉轉之致。但我們由此可知前六世紀中葉以後，楚民族的詩歌已完全脫離詩經的體裁，而另覓新的路徑了。故屈宋的成功是徐人歌越人歌兩篇引出來的。到前五世紀的初年，又有三篇詩歌流傳下來。其中有兩篇是孔子在楚國所聽見的。一爲接輿歌，見論語微子；一爲孺子歌，見孟子離婁。前一首表現南北思想的衝突，故莊子人間世也載牠，不過字句略有不同。後一首與漁父所記的歌詞一樣，我們尤當注意。還有一篇是庚癸歌，見左傳哀公十三年。這是一首諷刺詩，譏夫差不能與士卒同甘苦。形式方面與孺子歌一樣，共四句，一三句末有兮字，二四句末用韻。離騷九辯大都四句一節，即是從這兩首詩歌學來的。——這是楚文學從詩經變到楚辭的歷程。

現在我們要談九歌了。九歌之爲屈原以前的民間祭歌，是二千年來學者的公論。只因王逸覺得這樣便與屈原沒有關係了，於是便說是經過屈原的潤飾的。這個問題，現在可以不了了之，因爲我們已經知道九歌產生年代必在西前四八九至四〇三年之間，與屈原當然沒有關係。（左傳哀公六年說楚昭王不祭河，而九歌的河伯却是祭河的；昭王卒於西前四八九年，故知九歌必作於此年以後；可參看拙編楚辭卷首引論。曲禮孔疏，春秋正義及玉海均言戰國時通行騎戰，而九歌的國殤仍言車戰；戰國始於西前四〇三年，故知九歌必作於此年以前；可參看陳榘玄先生楚辭各篇作者考。）所以九歌的作者大約是一位（或幾位）前五世紀的無名詩人。他（或他們）一定是平民而非貴族。因爲九歌中言情分子佔多數，與周頌及郊祀

歌絕不相同，而與六朝樂府神弦歌却完全一樣。神弦歌是民間的祭歌，沒有貴族的祭歌那樣莊重嚴肅，故有『郎豔獨絕』『獨處無郎』之句。我們拿各時代的各種祭歌來比較研究，便知九歌確爲民間的祭歌了。全體包含十一篇，前十篇祭十個神，末一篇爲前十祀所通用的『送神之曲』，恰如離騷之『亂』，抽思之『倡』，俛詩之『小歌』，遠遊之『重』，九歎之『嘆』。（此說爲王船山所發，丁山陽王壬秋及梁任公先生等都附和他。）就文學的藝術方面說，九歌有三種特點：一是詞句非常秀美，一是理想非常高潔，一是表情非常真摯。這三個特點也可說是楚辭共有的特點。表情之真摯固爲一切傑作所必具，然詞句之秀美與理想之高潔，歷代作家很少能比得上楚民族的詩人的。九歌對於楚文學的最大貢獻卽在此。我們

當知楚文學之所以能自成一派，固有待於屈宋之發揮光大，而九歌實開其端。屈原喜歡用美人芳草之名，未始非九歌之所啓示；故他寫其忠君之思，而我們却不覺其酸腐。又如宋玉招魂之鋪張揚厲，也可說是從湘夫人『蓀壁兮紫壇』和東君『緹瑟兮交鼓』二段上學來的。總之，在九歌以前的作品如二南等，還未脫周民族文學的格式。越人歌以後方有新的發展，然皆零章斷句，不易引起人家的注意，而且也不是最成熟的作品。故楚民族文學開創的始祖終要推九歌。

楚文學有了二南九歌等豐厚的遺產，於是產生大詩人屈原。他一生的事蹟，我們知道的很少。然因許多學者竭力研討的結果，我們的智識漸漸的豐富了。簡言之：他名平，字原，小名正則，小字

靈均，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西前三四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楚頃襄王九年（西前二九〇年）左右。他是楚之貴族，幼年受充分的教育；『學而優則仕』，曾做過懷王時的左徒及三閭大夫。然而讒詔蔽明，方正不容，故一放漢北，再逐江南；深林杳冥，霰雪無垠，獨處荒徼，鬱鬱寡歡，遂以五月五日自沉於汨羅。他的性格適得中庸之反——他既『有冰冷的頭腦，能剖析哲理；又有滾熱的感情，終日自煎自焚』。故在政治上大失敗，在文學上大成功。這個因果關係的消息，我們可在他的作品中參透。他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說是二十五篇。然以存者考之，至多只有離騷，天問及九章之半差爲可信，餘均後人擬作，（參看拙編屈原卷首評傳及楚詞卷首引論）。然卽就離騷言，便是古代詩壇上唯一的抒情傑作。他在中國

文學史上，佔有優越的位置，是不用懷疑的。他是中國最早的大詩人。在他以前，無論是周民族或楚民族，許多詩歌的作者大都是無名氏；即幸而姓名未失傳，其作品至多不到一百句，所以我們不易看出全部作風的真面目，作者的個性也沒有深刻的表現。有之，自屈原始。二千年來，所謂『讀書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讀他的作品，讀了也沒有一個不崇拜的。二千年來無數作家，沒有一個不受屈原的影響的，沒有一個不以屈原做模範的。所以揚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說屈原死了便『無堪與言』，所以蘇軾說他終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只有一個屈原。從他的作品裏，產生出賦，產生出駢文，產生出七言詩。直到最近翻譯西洋詩還應用他的體裁。『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劉勰）。二千年來，他的作品幾乎含

有宗教的魔力，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著作。到了端午節，競渡角黍之風普遍了全國。這一個令節，幾爲他一人所獨佔。在長江流域一帶，連窮鄉僻壤都會有他的廟宇。這一種福氣，是沒有第二個文學家能够趕得上的。

自他以後，楚民族的文學空氣陡然濃厚。流風所被，遂產生一大羣詩人。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裏說：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漢志詩賦略載唐勒賦四篇，說是『楚人』；宋玉賦十六篇，說是『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景差賦未著於錄，古今人表則有『景差』之名，（瑳與差通）：此三人皆彰彰可考。不過景差

之賦既亡於班固之時，（朱熹以大招爲差作，實誤）；而唐勒賦四篇又亡於王逸之時，（因楚辭章句不載）；只有宋玉的作品尙有存者，所以前人對於楚辭常以屈宋並稱。如以詞喻之，二南如古樂府，九歌如唐五代小令，而屈宋則南北兩宋也。我們研究楚民族文學的人，於研究屈原之後，不可不連帶研究研究宋玉。

(二) 宋玉的生平

愴愴懷恨兮去故而就新，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
惆悵兮而私自憐。

——宋玉，九辯。

現在我們要替宋玉的生平作一個詳細的敘述。如上文所說，這

種工作是二千年來第一次的嘗試。而且，我們對於宋玉的事蹟也知道得太少。如今姑就我所知道的唐以前關於宋玉的記載，雜抄二十餘段於後，以供參閱：

(1) 韓詩外傳卷七。

宋玉因其友見楚相，楚相待之無以

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能于我？」宋玉曰，

「不然。昔日，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

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侃按：此爲見存的宋玉傳記材料之最早者。末段宋玉答語不甚可解，似有闕文。）

(2)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

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3) 新序雜事第一。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

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鷄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昆侖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

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侃按：文選所載宋玉對楚王問與此相似，不過『威』作『襄』，『邪』作『與』，『陽陵采薇』作『陽阿薤露』，『引商刻角』作『引觴刻羽』，『鯨』作『鯢』，『糞田』作『藩籬』。）

（4）又，雜事第五。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

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狗曰韓盧，蓋一日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跡而縱縶，則雖東郭魏亦不

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跡而縱縑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侃按：此條與韓詩外傳相同，而文氣較完備。）

（5）又，又。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

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劃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蟬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遊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躋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

曰，「臀無膚，其行趨趨」，此之謂也。」

(6)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7) 楚辭章句九辯序。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8) 又，招魂序。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

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

(9) 傅毅舞賦。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

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

「臣聞歌以永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

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

(10) 曹植洛神賦。黃初二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11)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卷

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

城有宋玉塚。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懼其勝己，言之於王。王以爲小臣。玉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美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言子而得官者，我也；官而不得意者，子也。」玉曰，「若東郭狡者，天下之狡兔也，日行九百里而卒不免韓廬之口。然在獵者耳。夫遙見而指縱，雖韓廬必不及狡兔也。若躡跡而放，雖東郭狡

必不免也。今子之言我於王，爲遙指蹤而不屬耶？躡跡而縱繼耶？』友謝之，復言於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愛賦，旣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曰，『子盍從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旣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國中屬而和之者不至十人。含商吐角，絕倫赴曲，國中屬而和者不至二人矣。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也。』（侃按：此段似刪改新序之文而成者。）

（12）又。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

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爲菴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侃按：今本襄陽耆舊記無此條，引見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渚宮舊事卷三所引與此略異。）

（13）文選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侃按：自此以下至高唐對，舊說均認爲宋玉自作，其

實均係後人僞託，詳下文。）

(14) 又，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

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崑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

(15) 又，神女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

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

(16) 又，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

曰，「玉爲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

於天也；口多微詞，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

(17) 又，對楚王問。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

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侃按：此與上文新序雜事第

一所記相近，可參閱。）

(18) 古文苑大言賦。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

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

(19) 又，小言賦。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

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

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

雲夢之田。」

(20) 又，諷賦。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

『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

(21) 又，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

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
……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

(22) 又，舞賦。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

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揚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

(侃按：此實刪改傅毅舞賦而成。參看上條。)

(23) 『高唐對』，(侃按：此題乃嚴可均所加)。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侃按：此見文選卷三十一江淹雜體詩『擬潘黃門悼亡』李善注引宋玉集，與渚宮舊事太平御覽所引襄陽耆舊記相似。)

(24) 宋玉集序。

宋玉事楚懷王——友人言之王，王以爲小

臣。玉讓友人。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侃按：此見北堂書鈔卷三十三引，作者失名。)

據我的淺薄的學問，唐以前關於宋玉的記載似乎盡於此了。

我們看了上列的記載，便知道左列幾件事：

- (1) 他是楚鄢人，塚在宜城。
- (2) 他與楚威王相問答。
- (3) 他爲懷王小臣。
- (4) 他事襄王而不見察。
- (5) 他與襄王遊雲夢高唐蘭台等處。
- (6) 他曾爲楚大夫。
- (7) 他見楚相而待之無以異。
- (8) 他是屈原，玄洲，景差的弟子。
- (9) 他與唐勒，景差，登徒子同時。
- (10) 他識音，以賦見稱，存十六篇。

但是，這幾件都是事實嗎？且不說別的，卽就年代而言，威王於西前三三九年卽位，襄王卒於前二六二年，他既歷事威懷襄三朝，其年齡幾在一百歲以上。則我們對於這些史料，應分別審定其真偽也明甚。

我以為現在對於宋玉的事蹟與年代，只能大約假定一下。第一，我們先討論年代的假定。這當以招魂的年代爲中心，因爲在宋玉的一切事蹟中，只有這一點是比較的有物觀的證據的。宋玉作招魂在那一年呢？我從前在屈原評傳裏曾有一段考證，今錄於左：

原文的亂辭裏有這幾句：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

廬江卽今之青弋江，在安徽東南部。（李兆洛說，『漢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山海經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海內南經，『三天子鄩山在閩西』，注，「在歙縣東，淵水出焉」。按：陵陽在今池州府石埭東北二里；廬江與浙江同出一山，浙江東流入海，廬江北流入江。然則廬江卽今青弋江也。』讀者可參看李氏五種內地地理沿革圖的附註，楊守敬的地圖卽從此說。）至於「南征」二字，前人大都以屈原放於江南來附會，却是大錯的。原文下段裏有這幾句：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此外還有許多敘打獵的話，可見這實在指國君自國都出行到南方打獵去。（我想當時必有一楚君南獵不反，詞臣哀之，爲作此篇；惜古代記載存者極少，無從質證耳。）這一點便可證明招魂的出世不會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前。今先把楚國國都的地點和時期列表於後：

（一）頃襄王二十一年以前——郢都——即今湖北江陵。

（二）頃襄王二十一年至考烈王十年——陳城——即今河南淮陽。

（三）考烈王十年至二十二年——鉅陽——即今安徽阜陽。

（四）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後——壽春——即今安徽壽縣。

江陵恰在青弋江之正西，顯然不合於『南征』二字；淮陽與阜

陽都在青弋江之西北，方向是合的，但距離太遠。壽縣也在其西北，方向已經合了，而距離又很近；故我以為招魂必作於徙都壽春後，方合於原文裏的敘事。照此看來，他的出世必在考烈王二十二年（西前二四一）以後了。

假使他生於屈原自沉的一年（西前二九〇，參看我的屈原評傳），到作招魂時年約五十左右。到楚亡時（西前二二二），他年已近七十，大約就死於此時了。這個生卒年代的假定，自然是純粹根據常理來推測的，毫無其他佐證。然而與上列兩種正史的記載——是史記『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一是漢書『宋玉……楚人，……在屈原後也』——是非常符合的。那麼他與威王懷王有君臣關係，與屈原有師生關係，很易知道是後人的捏造了。至於他和襄王

的關係，也不會像傳說那麼密切，因為到襄王末年他尙未滿三十歲，而高唐神女等賦又是後人僞托的（詳後）。

第二，我們再討論事蹟的假定。這一點可從九辯裏鉤出一些材料來。雖然九辯中有許多是模擬屈原的（見下文），然尙有大部分是宋玉自己的經歷，較後人所記當爲可信。這些可信的材料是：

愴怳憤恨兮去故而就新，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

惆悵兮而私自憐。

……

時亶亶而過中兮，

宋

玉

宋玉評傳

蹇淹留而無成。

.....

去家離鄉兮來遠客，

超逍遙兮今焉蕘？

.....

歲忽忽而道盡兮，

恐余壽之弗將。

悼余生之不時兮，

逢此世之倥攘。

.....

食不偷而爲飽兮，

衣不苟而爲溫；

竊慕詩人之遺風兮，

願託志乎『素餐』。

無衣裘以御冬兮，

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春秋連連而日高兮，

然惆悵而自悲。

歲忽忽而道盡兮，

老冉冉而愈弛。

年洋洋以日往兮，

老嶮廓而無處。

從這二十幾句裏，我們知道宋玉是楚國鄉下的一位貧士，遠走京邑，謀一個位置，以圖溫飽。不料就職不久，便失職了，於是便潦倒終身。上文所謂『失職』的職，大約即宋玉集序所謂『小臣』，是否即王逸所說的『大夫』則不可知。做『小臣』是在那一年呢？這裏我們不能連帶把宋玉作九辯的年代考定一下。這一種考定是很困難的，現在只能根據九辯的內容來推測。例如上列幾句便可給我們許多暗示。不過詩句常有不可拘泥的，如離騷說『老冉冉其將

至』，其實屈原那時年僅三十；又如惜誓說『惜余年老而日衰』，其實賈誼死時也只三十餘歲。所以我們至多只能說九辯作於宋玉中年，年三十至四十歲（西前二六〇—二五〇年）之間。他作『小臣』的年代，大約與荀卿至楚爲蘭陵令時（西前二五五年）相近。

總之，關於宋玉的生平，只有左列幾點我們認爲是差近事實的假定：

- (1) 他生年與屈原卒年相近。
- (2) 他與威懷襄三王無君臣關係。
- (3) 他與屈原等無師生關係。
- (4) 他做過小臣，與荀卿仕楚時相近。
- (5) 他不久失職，作九辯。

(6) 他作招魂當在楚徙都壽春以後。

(7) 他窮得很。

(8) 他卒年與楚亡時相近。

(三) 宋玉的作品

結撰至思，
蘭芳假些；
人有所極，
同心賦些。

——宋玉，招魂。

宋玉的作品的總數，我們現在無從攷知。據漢書藝文志的詩賦

略，他有賦十六篇，並未說及散文的著作。現在所存者，連真與偽，賦與散文合計，僅十四篇。

王逸的楚辭章句載二篇：

一，九辯；

二，招魂。

蕭統們的文選載五篇：

三，風賦；

四，高唐賦；

五，神女賦；

六，登徒子好色賦；

七，對楚王問。



無名氏的古文苑載六篇：

八，笛賦；

九，大言賦；

十，小言賦；

十一，諷賦；

十二，釣賦；

十三，舞賦。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文時，揚去舞賦而加入一篇：

十四，高唐對。

依我看來，只有楚辭章句裏的二篇或者真是宋玉作的，其餘十二篇都有偽托的嫌疑。對於這種嫌疑，我們在後邊另有詳細的討論。現

在先就我認為真的二篇加以研究。

我們先研究九辯。

九辯與離騷同為古代詩壇上長篇的抒情傑作。通行本都因題名『九』而擅分為九章，亦有分為八章或十一章的，列表如下：

章數	甲本		乙本		丙本	
	起句	末句	起句	末句	起句	末句
一	悲哉，秋之為氣也！	蹇淹留而無成。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	心忡忡兮諒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三	皇天平分 四時兮。	步列星而 極明。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四	竊悲夫蕙 華之曾敷 兮。	仰浮雲而 永歎。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五	何時俗之 工巧兮？	馮鬱鬱其 何極？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六	霜露慘悽 而交下兮。	蹇淹留而 躊躇。	霜露慘悽 而交下兮。	信未達乎 從容。	霜露慘悽 而交下兮。	恐溘死而 不得見乎 陽春。
七	何汜濫之 浮雲兮？	妒被離而 鄣之。	竊美申包 胥之氣盛 兮。	恐溘死而 不得見乎 陽春。	靚杪秋之 遙夜兮。	蹇淹留而 躊躇。

八	九	十	十一
願賜不肖 之軀而別 離兮。	無	無	無
還及君之 無恙。	無	無	無
靚杪秋之 遙夜兮。	何汜濫之 浮雲兮。	被荷裯之 晏晏兮。	願賜不肖 之軀而別 離兮。
蹒躑。	亦多端而 膠加。	妒被離而 鄣之。	還及君之 無恙。
何汜濫之 浮雲兮？	堯舜皆有 所舉任兮。	無	無
下暗漠而 無光。	還及君之 無恙。	無	無

(注) 甲本指洪興祖楚辭補注所說的『舊本』。

乙本指洪興祖楚辭補注本。

丙本指朱熹楚辭集注本。

這種分章完全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把這二百幾十句合成一篇整個的長詩。理由有二：第一，全篇的『母題』不外因悲秋而發生身世之感，不如九歌每篇各祀一神；第二，九歌各篇另有標題，如『東皇太一』，『雲中君』等，而九辯則無之。所以我們主張取消分章。

九辯中感懷身世的詩句，有兩種來源。第一是他自己的境遇，可以從古代記載裏考知的。這一點，我們在上邊已有詳細的說明，此處不必贅叙了。第二是屈原作品的影響。屈原在當日負有很大的聲望，而他的自殺尤其可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心和崇拜心。故他的作品一定是很通行的，宋玉自然不能不受他的影響。這一點，只看宋玉作品中抄襲屈原文句之多，便可證明了。今試把宋玉抄襲的地

方和屈原的原文作一對照表於後，以便讀者：

宋玉九辯

屈原集

(一) 聊逍遙以相羊。

(一) 聊逍遙以相羊。(離騷)

(二) 何時俗之工巧兮，

(二與三) 固時俗之工巧兮，

背繩墨而改錯？

偃規矩而改錯；

(三) 何時俗之工巧兮，

背繩墨而追曲兮，

滅規矩而改鑿？

競周容以為度。(離騷)

(四) 老冉冉而愈弛。

(四) 老冉冉其將至兮。(離騷)

(五) 長太息而增欷。

(五) 長太息以淹涕兮。(離騷)

(六) 忠昭昭而願見兮。

(六) 忠湛湛而願進兮。(哀郢)

(七) 堯舜之抗行兮，

(七) 彼堯舜之抗行兮，

瞭冥冥而薄天；

瞭杳杳其薄天；

何險巇之嫉妬兮，
被以不慈之僞名？

衆讒人之嫉妬兮，
被以不慈之僞名。（哀郢）

（八）憎愠愉之修美兮，

（八）憎愠愉之修美兮，

好夫人之慷慨；

好夫人之慷慨；

衆踳躐而日進兮，

衆踳躐而日進兮，

美超遠而逾邁。

美超遠而逾邁。（哀郢）

（九）忽翱翔之焉薄？

（九）忽翱翔之焉薄？（哀郢）

（十）寧戚謳於車下兮，

（十）寧戚之謳歌兮，

桓公聞而知之。

齊桓聞以該輔。（離騷）

（十一）妬被離而鄣之。

（十一）妬被離而障之。（哀郢）

（十二）載雲旗之委蛇兮。

（十二）載雲旗之委蛇。（離騷）

由此可知這兩位大詩人相互的關係是很深的，并可證明宋玉對於他

的鄉先輩是很崇拜的。

然而就在這些題材與屈原相近的地方，宋玉也能解開屈原的束縛，而努力說自己的話。例如：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
有美一人兮心不懌，
去家離鄉兮來遠客，
超逍遙兮今焉薄？

又如：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

紛旖旎乎都房。

何曾華之無實兮，

從風雨而飛颺？

以爲君獨服此蕙兮，

羌無以異於衆芳！

又如：

食不媮而爲飽兮，

衣不苟而爲溫；

竊慕詩人之遺風兮，

願託志乎「素餐」。

蹇充倔而無端兮，

泊莽莽而無垠；

無衣裘以御冬兮，

宋

玉

宋玉評傳

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從這些『自己的話』，我們很可窺見他和屈原不同之處。屈原是剛強的，激烈的，他遇着不如意的事，便說：

懷朕情而不發兮，

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離騷）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吾方高馳而不顧！（涉江）

邑犬羣吠兮，

吠所怪也！（懷沙）

這種高亢而近於咒罵的語氣，在宋玉作品裏是找不出的。他只有飲泣吞恨的無可奈何的話。所謂『溫柔敦厚』，所謂『怨而不怒』，

自然在此而不在彼。這是因爲屈原是楚之同姓，休戚相關，突然被讒去職，遠逐江湖，自然悲憤不能自己；宋玉却是個窮鄉僻壤的貧士，閒關跋涉，謀個溫飽，不料不能如願，所以發之於詩歌。一個是失敗的政治家，一個是落魄的文人。懂得了這個分別，方能了解九辯的內容，方能認識九辯的技術。

然而我們最該注意的是九辯中『悲秋』的部分。這是他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分，『宋玉悲秋』竟變成文學上的習語，亦可見他的魔力之大了。例如：

悲哉，秋之爲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僚慄兮若在遠行，

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王夫之稱這幾句爲『千秋絕唱』。這種『悲歌可以當泣』的氣概，真是『千秋絕唱』。他又唱道：

燕翩翩其辭舊兮，

蟬寂寞而無聲，

雁離離而南遊兮，

鷓鴣啁哳而悲鳴。

……

歲忽忽而道盡兮，

恐余壽之弗將；

悼余生之不時兮，

逢此世之倥傯；

澹容與而獨倚兮，

蟋蟀鳴此西堂。

……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

明月銷鑠而咸毀；

歲忽忽而適盡兮，

老冉冉而愈弛。

在秋天的自然界裏，他找得了自己，他了解自己的命運。蟋蟀的哀鳴，鷓鴣的啁哳，變成了他的葬歌；草木的搖落，明月的銷毀，變成了死神的啓示。屈宋並稱至今，豈是偶然！

最後，我們討論此詩的音節。我們分兩方面去說明。第一是雙聲疊韻字。例如：

憤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
愴怳兮憤恨去故而就新，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
惆悵兮而私自憐。

這幾句幾乎字字都有聲韻上的關係。此外如『荀櫛慘』、『形銷鑠』、『中憺惻』以及『悽愴』、『增歎』、『從容』等等，真是舉不勝舉。第二是重文。例如：

乘精氣之搏搏兮，

驚諸神之湛湛，
驂白霓之習習兮，
歷羣靈之豐豐，
左朱雀之芟芟兮，
右蒼龍之躍躍，
屬雷師之闐闐，
通飛廉之衙衙，
前輕鯨之鏘鏘兮，
後輜乘之從從，
載雲旗之委蛇兮，
扈屯騎之容容。

宋

玉

宋玉辭傳

六四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

願遂推而爲臧。

這兩點都能使九辯的音節異常和諧，異常鏗鏘。

其次，我們再研究招魂。

招魂是古代詩壇上長篇的白描傑作，正如離騷九辯爲抒情傑作一樣。作者抓住了『招魂』的題目，恣意的描寫一切可悲可怕可喜可悅的境地，衍成近三百句的長詩。舊說都誤認爲招屈原的魂，故處處附會到放逐上去。（朱熹又說招魂本死後之禮，『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如果屈原活到招魂產生之時，他年已一百多歲了！）我以爲『招魂』卽我鄉所謂『叫火』。譬如有人病了，家

人以爲他的『火』(魂)嚇散了，便由最親近的人在夜深幽靜之時，喊着病人的名字道，『某人歸來！某人歸來！』若病勢嚴重，便特請巫覡爲之，口中唱着有韻的詞句。王逸說：

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楚辭章句的招魂序。)

這尤其與我鄉風俗吻合，因爲『叫火』時也是以手作招徠的姿態的。(家人叫火常手執掃帚，巫覡則另特別的器具。)聽說這種風俗，北方便叫做『招魂』。(『招』『叫』疊韻，『魂』『火』雙聲。)宋玉所作，疑卽這一類巫覡所唱的歌詞(楚民族『巫風』本盛)；與荀卿依『送杵聲』來作二百八十句的成相辭，是同樣的情形。

全篇可分爲三大段。第一大段自『朕幼清以廉潔兮』至『不能復用』。這是全篇的引言，述招魂的原因的。起六句是借託被招者自述的話。（被招者究竟是誰，我們無從考知；前人以爲招屈原，是大錯的。參看上文論招魂時代的一節，及下文論第三大段的一節。）接下便述上帝和巫陽的談話，商議招魂的事：

帝告巫陽曰：

『有人在下，

我欲輔之。』

魂魄離散，

汝筮予之。』

巫陽對曰：

雕題黑齒，

得人肉以祀，

以其骨爲醢些。

蝮蛇蓁蓁，

封狐千里些。

雄虺九首，

往來倏忽，

吞人以益其心些。

又如描寫天上道：

虎豹九關，

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

拔木九千些。

豺狼縱目，

往來佻佻些；

懸人以娛，

投之深淵些；

致命於帝，

然後得瞑些。

這些描寫大約根據古代楚民族的傳說，或者加上些作者自己的想像力，但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屈原的作品的影響。九辯的來源是離騷，招魂的來源却是天問。第一，離騷中雖也有羲和飛廉豐隆等

神，但都是有人性的，屈原能和他們相周旋；天問裏的却都是怪物，正與招魂相同，例如：

焉有石林？

何獸能言？

焉有虬龍，

負熊以遊？

雄虺九首，

倏忽焉在？……

靈蛇吞象，

厥大何如？

第二，招魂字句常有與天問相同的，如「雄虺九首」「長人千仞」

之類。第三，天問每句大都四字，招魂亦然。

第二大段的第二小段從『魂兮歸來，入修門些』起。這是分述楚國以內各種娛樂，叫靈魂快些歸來。歸來有精緻的房屋：

高堂邃宇，

檻層軒些；

層臺累榭，

臨高山些；

網戶朱綴，

刻方連些；

冬有突屋，

夏室寒些。

屋內有漂亮的陳設：

砥室翠翹

挂曲瓊些。

翡翠珠被，

爛齊光些。

……

翡翠翠帳，

飾高堂些。

紅壁沙版，

立玉之梁些。

屋外有悅目的風景：

川谷徑復，

流潺湲些；

光風轉蕙，

汜崇蘭些。

……

芙蓉始發，

雜芰荷些；

紫莖屏風，

文緣波些。

還有講究的飲食：

肥牛之臄，

宋

玉

宋玉評傳

騰若芳些。

和酸若苦，

陳吳羹些。

……

粗糲蜜餌，

有餵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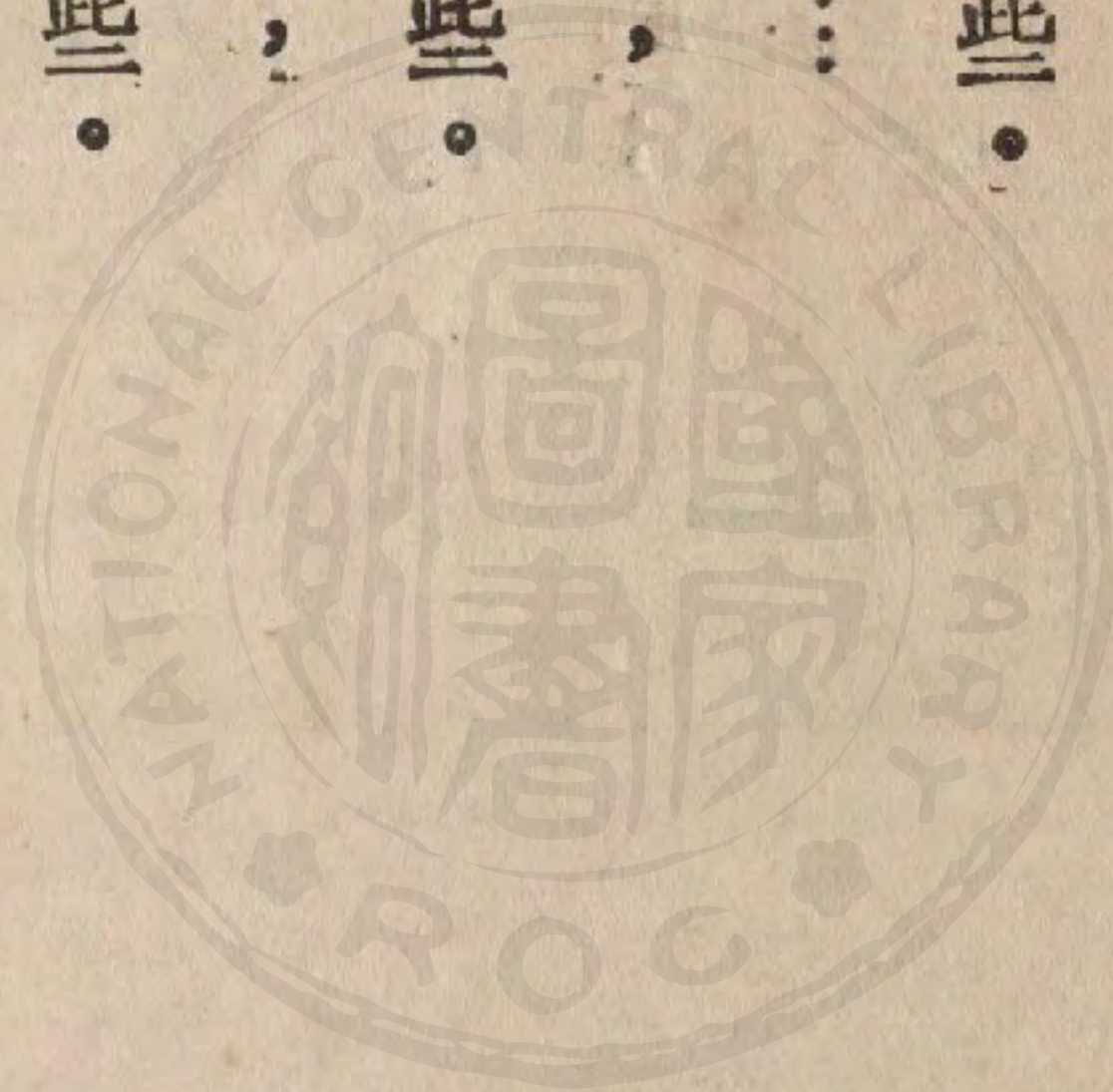
瑤漿靈勺，

實羽觴些。

還有妙齡美女來歌着舞着：

媠容修態，

緇洞房些；



蛾眉曼睩，

目騰光些。

……

美人既醉，

朱顏酡些；

娛光眇視，

目曾波些。

還有種種消遣的把戲：

篔簹象棋，

有六博些；

分曹並進，

適相迫些；

成臯而牟，

呼五白些；

晉制犀比，

費白日些。

這種描寫影響後世辭賦者至深。好的方面是鋪張。無論那一種描寫總是『瑣陳縷述，務窮其變態』（孫鑛語）。壞的方面是堆砌。他們的描寫既是多多益善，所以最易犯這種毛病。幾十個山名，水名，鳥獸名，花木名，莫名其妙的堆在一起，是辭賦家之通病。這種毛病之見於招魂——尤其是第二大段中的第二小段——者如下：

秦菁，齊縷，

鄭綿絡些。……

蕩，阿，拂壁，

羅幃張些；

纂，組，綺，縞，

結琦璜些。……

稻，粢，穠，麥，

挈黃梁些。

這幾句裏，名詞似嫌太多。然而，小疵不掩大醇，像這樣長篇的淋漓盡致的描寫詩，總歸是難得的傑作。在三千年的中國詩壇上，簡直找不到第二首。我思索了許久時候，勉強舉出小雅裏的賓之初筵來相配，然而總覺得有些配不上；因為牠夾雜了許多惹人厭的議

論，而招魂却是純粹的描寫。幽風的七月或者勝於賓之初筵，但牠却與六朝樂府月節折楊柳歌同於描寫田功之外兼有敘事抒情的分子。總之，你想在過去詩壇上找一首與招魂相似的詩，你一定要遇到失敗的。在這裏，我不能不向宋玉表示相當的敬意，因為他給我們留下一個純粹的白描的唯一傑作——招魂。二千年來的讀者只知崇拜那僞托的高唐與神女，而不能賞識這篇『萬中無一』（周德清語）的招魂，豈非怪事！

第三大段自『亂曰』至『魂兮，歸來，哀江南』。這是全篇的總結束，述國君自國都南行打獵之事；表面上似與招魂無關，其實即招魂之本事。什麼『本事』？即我上文所說，『必有一楚君南獵不反，詞臣哀之，爲作此篇。』我又說，『惜古代記載存者極少，

無從質證耳。』這一點，常有朋友們說是我的『肌說』。但是國策
楚策一明明有這麼一段記載：

於是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
霓，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犇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
射，壹發而殪。

這可與下列幾句對看：

青驪結駟兮齊千乘，
懸火延起兮立顏蒸。……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這裏情景之迫近，詞句之類似，是很顯然的。楚策下文有這樣一段

談話：

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蝼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

我們不能說這段談話與招魂有何直接啓示，也不是說這段記載便是招魂的本事；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知道，上文所推測者並非純粹的想像，是有成爲事實的可能的。宋玉加這段亂辭，似有深意。我最愛末三句，以爲非此不配結束這篇偉大的作品：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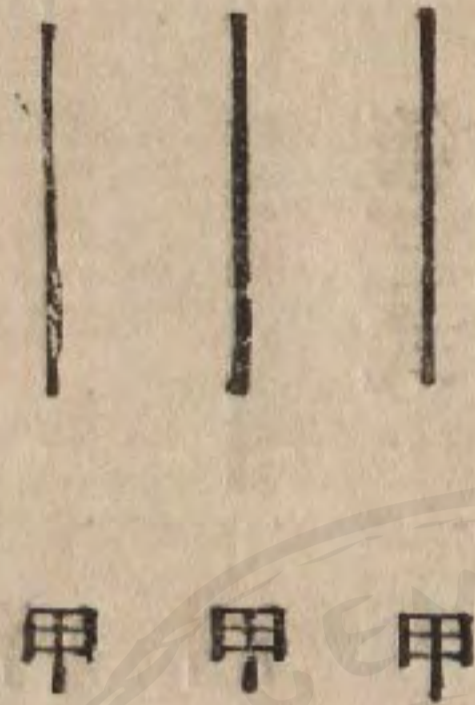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

最後，我們再研究宋玉作品的韻式。

九辯的韻式共七種，招魂的共九種。其中有三種是牠們所共有的，故實得十三種。三句成節的有一種：

第一式



例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

四句成節的有四種：

第二式

例

甲 悲哉，秋之為氣也！

乙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丙 僚慄兮若在遠行，

乙 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第三式

例

甲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

甲 有美一人兮心不懌。

甲 去家離鄉兮來遠客，

甲 超逍遙兮今焉薄？

第四式

例

甲

專思君兮不可化，

甲

君不知兮可奈何！

乙

蓄怨兮積思，

乙

心煩懣兮忘食事。

第五式

例

甲

驥不進而求服兮，

甲

鳳亦不貪餽而妄食。

乙

君棄遠而不察兮，

甲

雖願忠其焉得！

五句成節的也有四種：

第六式

例

甲

帝告巫陽曰：

乙

『有人在下，

乙

我欲輔之。

丙

魂魄離散，

乙

汝筮予之。』

第七式

例

甲

巫陽對曰：

乙

『掌籙上帝其難從。

丙

若必筮予之，

丙

恐後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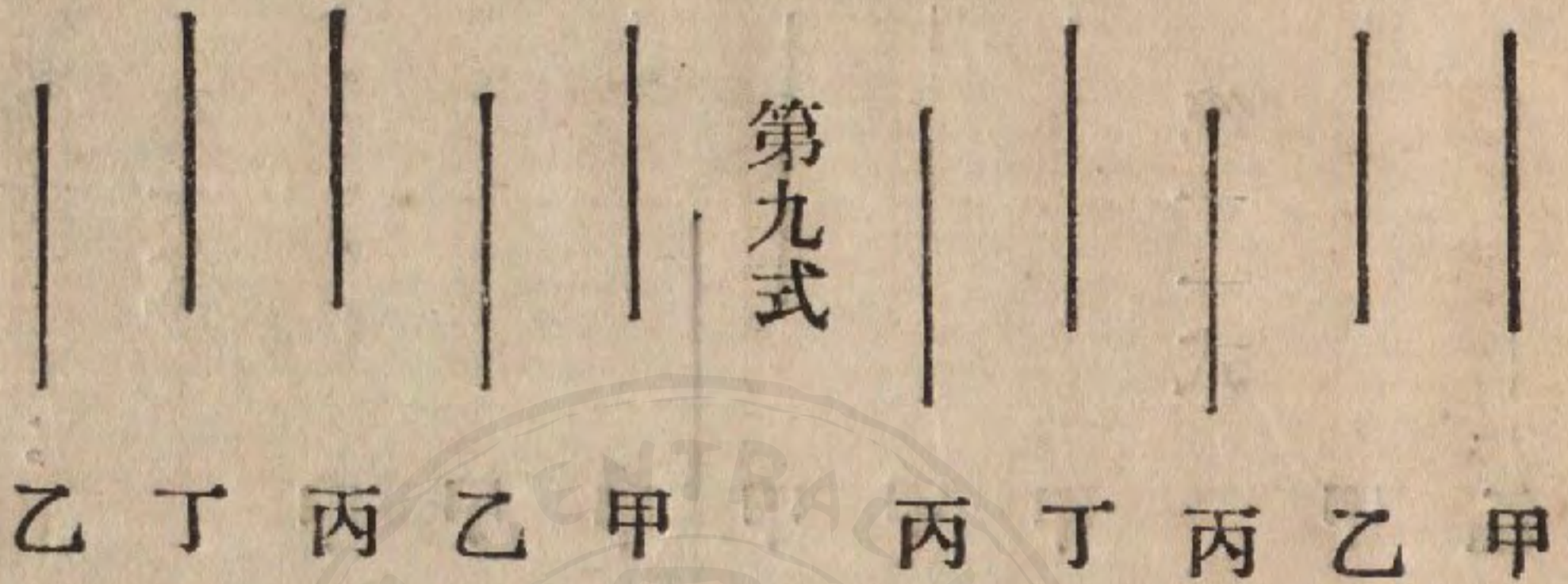
乙

不能復用。』

第八式

例

第九式



魂兮，歸來！

去君之恆幹，

何爲乎四方些？

舍君之樂處，

而離彼不祥些？

例

三日虎首，

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

歸來！歸來！

恐自遺災些。

六句成節的有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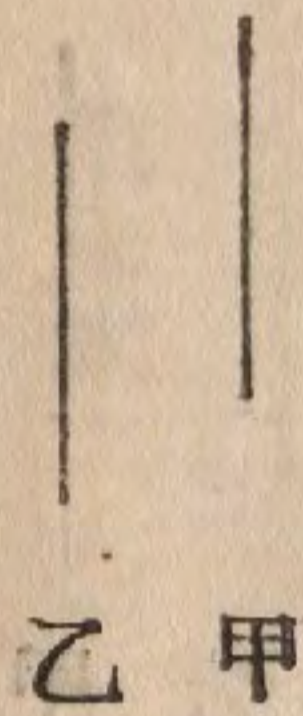
第十式



例

倚結輪兮長太息，
 涕潺浚兮下露軌。
 慷慨絕兮不得，
 中瞽亂兮迷惑。
 私自憐兮何極！
 心怦怦兮諒直！

第十一式



例

當世豈無騏驥兮？
 誠莫之能善御，

七句成節的也有二種：

第十二式

丙

見執轡者非其人兮，

故跼跳而高去。

丁

鳧雁皆唼夫梁藻兮，

乙

鳳愈飄翔而高舉。

甲

泱寥兮天高而氣清，

甲

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甲

憤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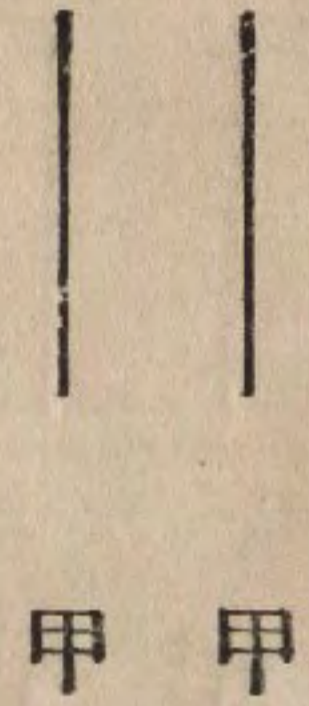
愴愴憤恨兮去故而就新，

甲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

惆悵兮而私自憐。



第十三式

例

魂兮，歸來！

南方不可以止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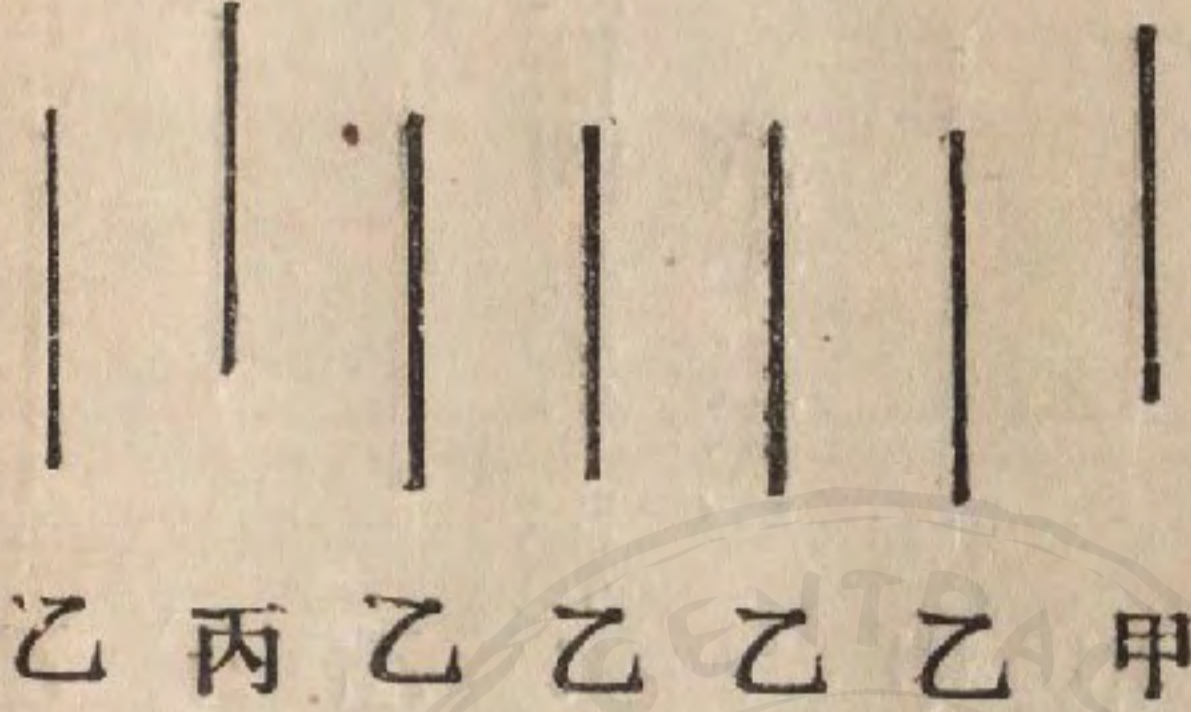
雕題黑齒，

得人肉以祀，

以其骨為醢些。

蝮蛇綦綦，

封狐千里些。



(注)字之叶否，以清代學者們研究古音的結果而定。(參

看卷末附錄古音錄。〔甲〕〔乙〕等字是表叶與不叶的，
（甲與甲叶，乙與乙叶）。



宋

玉

宋玉評傳



九〇

(四) 餘論

隻眼須憑自主張。

紛紛藝苑說雌黃。

矮人看戲何曾見？

都是隨人說短長！

——趙翼，論詩。

如上文所說，宋玉作品之存於今者共十四篇，我認爲只有兩篇是真的，其餘十一篇都有僞托的嫌疑。現在我們就要討論這個嫌

疑。

我們先討論那十篇賦。

第一，這幾篇賦不像戰國時所能產生的。我們試撇開了宋玉的十篇，試看周末至漢初的一百年中的賦的進化史。最早是荀卿的賦篇（共知，禮，雲，蠶，箴五篇），大都是很幼稚的。試看這第一篇的第一段：

皇天隆物，

以示下民；

或厚或薄，

帝齊不均；

桀紂之亂，

湯武之賢。

潛潛淑淑，

皇皇穆穆；

周流四海

曾不崇日，

跖以穿室。

大乎參天，

精微而無形；

行義以正，

事業可成；

可以禁暴足窮，

宋

玉

宋玉評傳

九三

百姓待之而後寧泰。

臣愚不識，

願聞其名。

這是說理詩的下乘。他的形式以四言爲主，和詩經很接近，而與楚辭則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他雖到過楚國，但那時年事已高；以一個負盛名的北方老儒到南方去，自然未必便受多大的影響。故我以爲賦的起源當以班固『古詩之流』之言爲妥。賦與辭的混合，始於賈誼。賈誼本是荀卿的再傳弟子（見左傳正義引劉向別錄），而他的境遇又與屈原很相似，時常寄居於屈原的故鄉，故他的作品便襲荀卿的『賦』的名稱，而用屈原的『辭』的形式。試看他的弔屈原賦說：

恭承嘉惠兮，

待罪長沙；

仄聞屈原兮，

自湛汨羅；

造託湘流兮，

敬弔先生；

遭世罔極兮，

迺隕厥身。

嗚呼哀哉兮！

逢時不祥，

鸞鳳竄伏兮，

宋

玉

宋玉評傳

九五

鴟鴞翱翔。

這種賦顯然是屈荀二人的作品的糅合。（觀『嗚呼哀哉兮』句，便知賈誼學用『兮』字尚不如屈宋之純熟。司馬遷班固等人也稱屈宋的『辭』爲『賦』，便爲了這一點。然『辭』『賦』既爲南北二文體名，則『好辭而以賦見稱』句卽爲不詞。）這時已較荀卿進步的多了，但同時又受了屈原的束縛，司馬相如便進一步用散文的形式了。例如他的子虛賦裏子虛向齊王述楚國的雲夢道：

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弟鬱，隆崇嶺峯，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附，錫

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璫昆吾，
璣玕元厲，硬石砮砮。

這便是把荀賈的作品『散文化』過，而仍保留其腳韻，有時連腳韻也沒有。這一種文字不始於司馬相如，例如晚周諸子及枚乘的七發便是如此的，（無名氏的卜居漁父也是這一類的作品）。然而他們並沒有稱之爲『賦』，作賦而用這一種體裁，相如是第一個。——綜上所述，可知賦的進化史可分三期：第一期代表爲荀卿，那時尙未正式稱賦，（他只把知禮等篇合稱賦篇，而無『知賦』『禮賦』等名稱），形式方面完全與詩經一樣。第二期代表爲賈誼，他已正式稱賦，但他覺得詩經式的荀賦不足達意，於是改用楚辭的格式。第三期代表爲司馬相如，他覺得楚辭的格式還不十分自然，於是改

成偶然有韻的散文，而同時也不廢賈誼一派的格式，（如大人賦，哀二世賦等）。自此以後，賦的格式不外此二種，而荀卿一派則中絕了，因為太不適用了。這個遞變之迹是很明顯的。我們再回看宋玉的十篇賦。他的賦是怎樣的？他並不與荀卿一樣的用詩經式，也不與賈誼一樣的用楚辭式，他却與司馬相如一樣的用散文式，（有時一篇中雜用楚辭式及散文式，但甚少。）以時代最早的宋玉，竟用出身最晚的格式！這一點，在文學史家看來，是絕對不可能的。故我們不能不把這十篇的時代移後些，並且很大膽的說：假使牠們確是宋玉所作，則這位『宋玉』決不是戰國時人。

第二，即使我們退一步承認這十篇是戰國時人作的，牠們也決非楚國的產品。牠們大都叙宋玉與楚襄王的談話，或以談話本身作

賦，或由談話引出另一段文字。這些記載中說及襄王，必加一「楚」字。例如：

(1) 楚襄王遊於蘭台之宮。(風賦)

(2)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台。(高唐賦)

(3)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神女賦)

(4)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台。(大言賦)

(5)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台。(小言賦)

(6)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諷賦)

(7)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立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釣

賦)

(8) 楚襄王既遊雲夢。(舞賦)

只有笛賦是例外（然另有四偽證，詳後），登徒子好色賦則無『襄』字：

（9）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

我們看了這幾句，便不禁疑惑：宋玉既是楚人，何以賦中稱襄王必冠以『楚』字？這一個疑問便引起我們研究古文學中稱本國君主的體例。游國恩先生在楚辭概論裏指出漢賦中稱漢君的幾處都不加『漢』字：

（1）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揚雄甘泉賦序）

（2）孝成帝時羽獵，雄從。（揚雄羽獵賦序）

（3）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所立也。（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序）

此外，我們還可補舉幾個例：

(4) 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班固兩都賦序)

(5) 故宣成之世，論而錄之。(同上)

(6) 同合乎高祖。(班固東都賦)

(7) 允恭乎孝文。(同上)

(8) 儀炳乎世宗。(同上)(侃按：世宗即孝武帝。)

(9) 自孝武之所不征。(同上)

(10) 孝宣之所未臣。(同上)

其餘與此同例者尚多，不及徧舉。或者有人說，這些都是漢代的例，不能借來證明周代的作品。那麼，我們就舉些周代的例：

(1) 文王在上，

於昭於天。(大雅大明) (侃按：詩經中說及文王者凡三十八處。)

(2) 長子維行，

篤行武王。(同上) (侃按：詩經中說及武王者凡九

處。)

(3) 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命) (侃按：詩經中說

及成王者凡二處。)

(4) 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召南何彼穠矣)

(5) 景公死乎不與埋，

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左傳哀公五年引齊國萊人歌）

我們看了這幾個例子，便可以說：假使這十篇確是宋玉所作，則這
位『宋玉』決不是楚人。

第三，即使我們再退一步承認這十篇是楚人作的，但牠們的著
者也決不是一個姓宋名玉的人。我們在上文說過，這幾篇大都叙宋
玉與楚襄王的談話。這種記載顯然是第三者作的。例如高唐賦說：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台，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
雲氣，峩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
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

沒有成見的人如何能說這是宋玉自己作的！如果我們把上文所引揚
雄甘泉賦序，依高唐賦而改成

昔者，漢孝成帝時，客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

我們能相信這是揚雄的自叙嗎？如果高唐賦真是宋玉自己作的，則當依甘泉賦而改成

襄王與玉遊雲夢之台，望高唐之觀。

這一點顯而易見的事實，爲常識所能判斷，可惜二千年來的讀者竟都惑於舊說，習焉而不察！崔述曾經說過：

周庾信爲枯樹賦，稱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

司馬聞而嘆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温之死久矣。然

則是賦作者托古人以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

之賦雪也，托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

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

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時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其時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爲屈原宋玉之所作耳。（考古續說下觀書餘論）

這個懷疑是很不錯的。這種假托是起源於荀卿。他的賦裏大都是兩個人的問答之辭，但究竟問答者是誰，却沒有說明。這是文學技術幼稚之一證。賈誼便進步了，有主名了，如鵬鳥賦便是叙鵬鳥與著者問答之辭的。（但他自稱爲『余』，與神女登徒之稱『宋玉』不同。）但這種自敘的格式還嫌受牽掣，故司馬相如便改用假名，如『子虛』『烏有公』之類。這也是文學技術的進步。最後，便有以歷史的人物來借用的。但子虛烏有公等名的假造是很明顯的，人家看了，決不會誤認這賦卽是子虛烏有公做的。用了歷史上的人物！

這人物又是一個文學家——便會引起別人的誤會了。這誤會大約可分三個時期。最初，神女登徒著者的朋友們，自然知道這幾篇不但不是宋玉所自作，而且所記宋玉的談話與事實也不是真的。略後些，便有人認這談話和事實是真的，故傅毅便想把舞賦來續高唐賦。最後，如文選及文心雕龍便直說是宋玉作的。自此以後，宋玉便冒了千餘年的名，而那位原作者却湮沒到如今！然而文中自稱『宋玉』，也適足以證明作者並不姓宋名玉。

以上三條是我認這十篇賦爲偽作的主要理由。我們須知牠們始載於文選古文苑二書，而這兩部便不是可靠的書。文選所錄如子夏詩序及蘇李贈答五言古詩等，均係著名的偽作。古文苑則編集太晚（大約出宋初人手），故偽作更多，如嶧山石刻，柏梁詩等都是。

我們萬不可上牠們的當。

其次，我們再就這十篇賦本身分別指出僞證：

先論風賦。其中有這幾句：

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便人。……動沙棵，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

劉大白先生指出，古音『醒』在青部，與『泠』『人』之在先部者不叶。又『灰』在灰部，與『餘』『廬』之在模部者不叶，故斷定爲『漢代以後的人所僞托』（宋玉賦辯僞）。

次論高唐賦。此賦僞證有三。第一，王闓運說：

高唐邑在齊右，雲夢澤在南郢，巫山在夔，三地相去五千餘

里。合而一之，文意淆亂。（楚辭釋附）

他這句本要完成他的謬說的（他以為高唐賦是宋玉述屈原連齊拒秦之策的），然我們可藉以證明此賦為後人偽托，否則必不會把不相干的地名拉扯在一起。第二，篇末句說：

延年益壽千萬歲。

這是漢樂府的濫調，例如：

（1）千秋萬歲樂無極。（饒歌上之回）

（2）延壽千萬歲。（上陵）

（3）令吾主壽萬年。（臨高台）

（4）益如壽……大樂萬歲……增壽萬年。（遠如期）

（5）延壽命永未央。（郊祀歌赤蛟）

(6) 悲吟皇帝延壽命。(吟嘆曲王子喬)

(7) 萬歲期延年。(瑟調曲豔歌何嘗行)

(8) 延年萬歲期。(楚調曲白頭吟)

這便可助證此賦係漢人手筆。第三，劉大白先生指出賦中四處與古韻不合的：

(1) 古音『石』在鐸部，與『會』『磔』『厲』『瀆』『霈』『邁』『喙』『竄』『摯』之在齊部者不叶。

(2) 古音『志』在哈部，與『蹠』之在鐸部，『蓋』『會』『藹』『沛』『蒂』『籟』『會』『氣』『鼻』『淚』『瘁』『磔』『隕』『墮』『追』『益』之在齊部者不叶。

(3) 古音『禽』在覃部，與『莘』『神』『陳』之在先部者

不叶。

(4) 古音『螭』在歌部，與『諧』『哀』之在哈部者不叶。此亦後人僞托之證。

次論神女賦。其中有這幾句：

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似逝未行，中若肯首；目略微盼，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

劉大白先生指出，古音『備』在哈部，與『究』之在蕭部者不叶，又『記』在哈部，與『首』『授』『覆』『究』之在蕭部者不叶，故可證非宋玉作。

次論登徒子好色賦。賦中一則說：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

再則說：

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

一再言『楚』，實與上文所說『楚襄王』同樣可疑。今錄前年論大招招魂真僞的一段於後，以供參閱：

屈原宋玉都是楚人，但他們的作品裏却從來沒有一個『楚』字。卽就招魂而言，他說『修門』，說『廬江』，說『雲夢』，却不曾說『楚』；又說『涉江』，說『采菱』，說『揚阿』，說『激楚』，却不曾說『楚』；又說『秦箏』，說『齊縷』，說『鄭綿』，說『鄭舞』，說『吳羹』，說『吳飲』，說『蔡謳』，說『鄭衛妖玩』，說『晉制犀比』，楚以外的國名幾乎

說完了，却不曾說『楚』！這是爲什麼？因爲宋玉是楚人，故對於本國的地名，本國的歌名，都不說明，而對於他國的『篝』，『縷』，『歛』，『謳』，則概加國名以示別。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然而大招便不同了。他一則曰『自恣荆楚』，再則曰『和楚酪』，三則曰『和楚瀝』，四則曰『楚勞商』！在大招的著者看來，『荆楚』只與『代水』一樣，『楚酪』『楚瀝』只與『吳酸』『吳醴』一樣，『楚勞商』只與『伏戲駕辯』一樣。在招魂裏，楚國的地位顯然與他國不同。在大招裏，楚國只是與『代秦鄭衛』同爲詩人筆下的典故。（商務本楚辭卷首引論頁四八—四九）

所以我們相信登徒子好色賦是與大招同爲漢人僞托。

次論笛賦。此賦僞證有四。第一，賦中有這一段：

師曠將爲陽春，北鄭，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於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因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

在這裏，作者顯然以宋意與師曠爲同樣的典故。然而荆軻刺秦王在楚負芻元年（西前二二七），宋玉時年已逾六十（參看上文），故宋意實是他的姪行，如何在他文章裏用作典故呢？所以章樵說：

按史楚襄王立三十六年卒，後又二十餘年方有荆卿刺秦之事，此賦宋玉所作邪？（古文苑注）

嚴可均也說：

按此賦用宋意送荆卿事，非宋玉作。（全上古三代文）

第二，賦中又有這兩句：

吟清商，

追流徵。

清商爲漢樂府之一種，如平調，清調，瑟調等，當時所謂「清商三調」（宋志）是也。爲什麼叫「清商」呢？因爲如魏志說「清調以商爲主」，故舉一以概其餘。（後人大都以三調誤入相和。）漢以後的詩中常常喜歡提起清商，如：

清商隨風發，

中曲正徘徊。（僞枚乘詩）

欲展清商曲，

念子不能歸。（僞蘇武詩）

所以『清商』二字不能見於宋玉賦中。其實這兩句大約是從文選對楚王問『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兩句上模仿來的，然而作者不小心，把『引商』誤作『清商』，於是便露出馬腳來了。第三，亂辭說：

絕鄭之遺，
離南楚兮。

這與登徒子好色賦中『南楚窮巷之妾』句同樣可疑。故游國恩先生說：

篇中有『南楚』一句，已經很可疑，何況出於可靠性極薄弱的古文苑？

第四，劉大白先生指出賦中四處與古韻不合的：

(1) 古音『阜』在蕭部，與『起』『右』之在哈部者不叶。
(2) 古音『明』在唐部，與『存』在痕部不叶，與『生』『榮』之在青部者亦不叶。

(3) 古音『楚』在模部，與『寶』『道』『老』『好』『受』『保』『茂』之在蕭部者不叶。

(4) 古音『靡』在歌部，與『手』在蕭部，『鬱』在屑部不叶，與『子』『齒』『起』『徵』之在哈部者亦不叶。

此亦後人僞托之證。

次論大言小言賦。楚襄王說：

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高卑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

照則大小備。

劉大白先生指出『備』古音在哈部，與『偉』『貴』『類』『位』之在齊部者不叶，故亦後人僞托。

次論諷賦。諷賦前半篇模擬登徒子好色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諷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受於師也。』（登徒子好色賦）

後半篇模擬司馬相如美人賦：

臣嘗出行，……獨有女主人在。……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來排臣戶曰，『上客，無乃飢乎？』……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又爲臣歌曰，『……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諷賦）

〔臣〕命駕東來，……有女獨處。……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玉釵挂臣冠。……臣乃脉定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美人賦）

登徒子好色賦之不可信已如上述，則諷賦之僞托自不待言；而且竟抄襲到美人賦，那更是晚出之證。（美人賦是否真出相如手，尙是問題。）

次論鈞賦。鈞賦的結構上，大約是從風賦脫胎來的。風賦以『大王之雄風』與『庶人之雌風』相對敷陳，鈞賦則以『堯舜湯禹之鈞』與『水濱之役夫』並舉爲言，其模擬之跡是很顯然的。而且其中有這一句：

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

這顯然抄自孟子的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焦循孟子正義列舉後人襲用這兩句的，如史記平原君列傳，韓詩外

傳，陸賈新語、褚先生答張夫子問等，均漢人之作；又有荀子仲尼篇，則是偽作。故鈞賦之爲後人僞托，由此益可證明。

最後論舞賦。這顯然是奪自傅毅的。章樵說：

傅毅舞賦，文選已載全文。唐人歐陽詢簡節其辭，編之藝文類聚，此篇是也。後人好事者，以前有楚襄宋玉相唯諾之辭，遂指爲玉所作，其實非也。（古文苑注）

所以這篇的眞僞，最是容易辯明。到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文時，便甘脆剔出了。

總之，這十篇賦，無論從那一點觀察，均可證實其爲僞作。

其次。我們討論對楚王問及高唐對二篇散文。

這兩篇之入宋玉集，似乎起因於誤會。對楚王問叙宋玉與楚襄王的談話，與新序雜事第一所載宋玉軼事相同，（參看上文）。其體裁與卜居漁父相近，顯然是第三者的記載，而被人誤認為宋玉自己作的。古籍中這類記載甚多，如何能一起擠入宋玉集裏呢！至於高唐對，內容與高唐賦首段差不多，不過字句微有不同，且多一段神女自述的話：

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台。聞王來遊，願薦枕席。

全文原見文選李善注引，稱『宋玉集』，所以也許即高唐賦之異文。渚宮舊事有一段記載與此詞句相近，云出襄陽耆舊記，（今本襄陽記無此條），而襄陽記即係雜抄新序等書而成，所以也許為古籍所

記宋玉逸事之一。這『異文』與『軼事』二說是比較合理的假設，都可證明非宋玉作，而嚴可均竟擅加『高唐對』之題，加入宋玉集內，真冒昧之至。

此外，上文論十篇賦的第二第二兩疑點，也可助證這兩篇散文之爲僞作。

現在我們對於僞托的原因及僞托的時代，要試探一下。依我看來，僞托的原因可從兩點去說明：

(1) 文學的。我們須知辭賦假托於楚，是件很普通的事。

如枚乘七發假托『吳客』與『楚太子』的談話，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也假託『楚使子虛發於齊』之事，均可證。蓋自賈誼採

用楚辭的格式來做賦以後，賦與楚國便結了不解之緣了。

(2) 歷史的。雲夢是楚之瓊寶，(觀國語王孫圉答趙簡子

語可知)，楚君又喜歡遨遊於此，(國策楚策屢載遊雲夢事，

招魂亂辭亦言及之)，故這些偽賦中一則曰『遊於雲夢之台』，

再則曰『遊於雲夢之浦』，三則曰『遊於陽雲之台』，四則曰

『既遊雲夢』。

但爲什麼不託屈原而託宋玉呢？這也很容易明白的。屈原是一位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對於兒女閒情，似非所解，而宋玉卻是位風流自賞的文人，又有一篇驚采絕豔的招魂流傳下來，所以『紅粉贈與佳人』，宋玉便受到意外的收穫。

至於僞托的時代方面，舞賦本是傅毅的作品，其時代不待說，

而對楚王問及高唐對本不能算獨立的單篇的作品，其時代也不必討論，所以現在只注意其他九篇偽賦。我們自然不能指出某年某月爲牠們出世的時代，如今只根據我們所能搜集的材料來斷定最早不得在某時以前，最遲不得在某時以後：

(1) 最早的限度。我以為這九篇出世的時代最早不得在西前一〇〇年（漢武帝卽位第四十一年）以前。因爲從體裁上看來，牠們一定在司馬相如以後（參看上文）。

(2) 最遲的限度。最遲的限度便不易斷定。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論，自以高唐賦爲最早，因爲傅毅在舞賦裏已說及了。次之便是神女賦，見曹植的洛神賦。再次之便是登徒子好色賦，阮籍詠懷所謂「傾城迷下蔡」大約指此。再次之便是風賦，晉

代有湛方生、陸冲、李元充及王凝之等人擬作。再次之便是大言小言賦。傅咸有小語賦。昭明太子有大言細言詩，大約卽彷彿此二賦。再次之便是諷賦。謝惠連雪賦所謂『楚謠以幽蘭儷曲』大約指此。再次之便是釣賦，見文心雕龍的詮賦。最後是笛賦，文選洞簫賦李善注曾引及。

所以我們可以說，文選所載四篇爲漢魏人所僞託，古文苑所載五篇爲六朝人所僞託，其餘三篇則係後人誤認。

我一方面懷疑人家認爲真的十篇賦和二篇散文，同時却也有人懷疑我認爲真的九辯和招魂。如今再辯明幾句。

據我所知，懷疑九辯非宋玉作者有兩起。一是焦竑：

九辯無哀師意，恐非宋玉作。（文選旁證引）

一是梁任公先生：

釋文本何故以此篇置諸第二——在離騷之後九歌之前？……

夫第一篇及第三以下之二十餘篇皆屈原作，而中間忽以非屈原作之一篇置第二，甚可異也。……故吾竊疑九辯實劉向所編屈

賦中之一篇。（要籍解題）

其實九辯中誠然無『哀師』的意思，這本來是王逸的謬說，我們正好因此而推翻王說，更何能藉王說以否認宋玉爲九辯的作者？這種見解太好笑，我們也不必多辯了。至於釋文的篇次，本不依作者的先後來排列的，如列招隱士於招魂前，列惜誓於哀時命後等，均可證。其所以次九辯於離騷之後，九歌之前，大約拘於離騷『啓九辯

與九歌』及天問『九辯九歌』二句，所以變成第二了，我們並不能因此便認爲非宋玉作。

懷疑招魂的卻很多。他們主張送給屈原。這說始於明末黃文煥的楚辭聽直，繼以林雲銘的楚辭燈及蔣驥山帶閣註楚辭；於是此說的勢力愈擴愈大，近人如鄭沅馬其昶及梁任公先生等均爲所惑。我從前曾列舉他們的理由而加以解釋，今錄於左：

他們最重要的理由是：

(I) 『試問太史公作屈原傳贊云，「余讀……招魂……悲其志」，謂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林雲銘語）

招魂著者宋玉是屈原的後輩，故相傳被招者卽屈原；確否雖不

可知，但已可證明『悲其志』一語是很講得通的了。而且這種拈來的傳贊，也決不能當作鐵證。此外，林雲銘還提出兩個疑點：

(2)『玩篇首自叙，篇末亂辭，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斷非出於他人人口吻。』

(3)『若係玉作……亦當仿古禮，自致其招之辭，不待借巫陽下招，致涉遊戲。』(見楚辭燈)

前一條理由是一個巧妙的遁辭。他只舉篇首篇末，卻把中間一段本文擱置不提了。這本文裏用君字處是很多的，例如：

1 『去君之恆幹。』

2 『舍君之樂處。』

3 「君無上天些。」

4 「君無下此幽都些。」

5 「工祝招君。」

6 「像設君室。」

7 「侍君之間些。」

「自招」二字本來是很牽強的，何況又有這些君字來作反證呢？至於篇首的朕字及亂辭裏的余字，本來是假託被招者的口吻。在本文裏，他當然正式稱君，本文以外便可不這樣了，（也許爲避單調起見）。這種假託的例是很多的。離騷裏女嬃對屈原說：

「衆不可戶說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

這余字是代原爲辭的，並非女嬃自指。又如九辯說：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

有美一人兮心不懌。……

願一見兮道余意，

君之心兮與余異。」

這裏兩個余字便是著者代「有美一人」爲辭的。（詩卷耳第二

三四章裏的我字也是如此。）這種例我也不多舉了。而且即使

我們退一百步而承認這篇確係「自招」，則我們如何不能說是

宋玉自招而一定要說是屈原自招呢？可見這一條理由實至是很

薄弱的。至於他的後一項理由却更不能成立了：也許宋玉愛那

麼寫法呢，我們如何能捉摸一個詩人的心理？近來鄭沅又舉出一條理由：

(4)『其中雜陳宮室飲食男女珍寶之盛，皆非諸侯之禮不足以當之。此豈宋玉景差輩所能施之於其師者？』故我們可說這篇是屈原招懷王的文字。（見招魂非宋玉作說，載在中國學報第九期內）

其實這只能證明被招者不是屈原，却不能證明著者不是宋玉。屈原能招懷王，宋玉何獨不能？（其實這篇也非招懷王，因為文中只說南行打獵，而未說西行入秦。）最近梁任公先生又舉出一條理由：

(5)『招魂的理想及文體，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處。』

（見屈原研究。載在十一年十一月份學燈及晨報副刊裏）

這條理由未免太空泛了。試問：宋玉的文體與理想是怎樣的？屈原的文體與理想又是怎樣的？招魂的文體與理想又是怎樣的？我們必須把這二個問題弄的清清楚楚，然後方能根據文體與理想來斷定招魂的著者。然而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實在是很困難的，故梁先生也就含糊過去了。這能使人心服嗎？而且拿理想文體來做考證的根據實在是很危險的。離騷的文體與天問不同，天問的理想又與九章不同，（另詳），然而不害其爲一個人的作品，梁先生也承認牠們同爲屈原的作品。（屈原評傳頁一三八—一四三）

這是說明黃林鄭梁等人所舉理由的不充足。然而最重要的反證是招魂的時代。我們在上文雖經證明這篇出世是在屈原死後五十年以後，故牠的著者之爲宋玉而非屈原，也是顯而易見的了。

以上一萬字的『餘論』，是討論那十四篇的著者問題的。但一個人的學力是有限的，自然未必能使反對者閉口無言，贊成者稱心滿意。一切討論這問題的文字總能遇到作者最誠懇的歡迎和感謝。

十二年十二月初稿，于北京。

十七年八月改定稿，于上海。

宋

玉

宋玉評傳



一三四

(附) 宋玉年表

紀年	西歷	楚王	宋玉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前二九〇	頃襄王九	一	屈原自沉汨羅。	宋玉生。		
二七八		二二一	秦兵破郢，楚遷都陳。			
二五五	考烈王八	三五	荀卿至楚為蘭陵令。	為小臣，不久失職。	作九辯。	
二五三		一〇三八	楚遷都鉅陽。			
二四一		二二五〇	楚遷都壽春。			作招魂。
二二二	負芻五	六九	秦滅楚。	宋玉卒。		

宋玉 宋玉評傳

(注)表中編年均假定，(參看評傳)。



(附) 參考書目

(上)

楚辭章句

王逸

通行本

楚辭補注

洪興祖

通行本

楚辭集注

朱熹

通行本

楚辭通釋

王夫之

船山遺書本

楚辭燈

林雲銘

通行本

石印本改名楚辭易讀

山帶閣註楚辭

蔣驥

四庫本

屈子雜文箋略

丁晏

廣雅局本

宋 玉 宋玉師傳

楚辭釋

王闓運

原刊本

屈賦微

馬其昶

集虛草堂叢書本

屈原

陸侃如

亞東本

楚辭

陸侃如

商務本

楚辭概論

游國恩

商務本

招魂非宋玉作說

鄭沅

中國學報九

讀楚辭

胡適

胡適文存二集一

屈原研究

梁啟超

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下

楚辭各篇作者考

陳鐘凡

暨南大學國文系期刊一

宋玉賦辯偽

劉大白

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

楚辭研究

馮沅君

稿本

(下)

詩經

詩總聞

王質

通行本

讀風偶識

崔述

東壁遺書本

左傳

通行本

論語

通行本

孟子

通行本

荀子

通行本

國語

通行本

宋

玉

宋玉詩傳

國策 通行本

賈長沙集 賈誼 百三家集本

司馬文園集 司馬相如 百三家集本

韓詩外傳 韓嬰 通行本

史記 司馬遷 通行本

說苑 劉向 通行本

新序 劉向 通行本

漢書 班固 通行本

越絕書 漢魏叢書本

襄陽耆舊記 習鑿齒 心齋十種本

文心雕龍 劉勰 通行本

文選

文選李善注

李善

通行本

文選旁證

梁章鉅

原刊本

北堂書鈔

虞世南

通行本

渚宮舊事

余知古

平津館叢書本

古文苑

通行本

考古編

程大昌

函海本

詩紀

馮惟訥

通行本

賦彙

陳元龍

通行本

全上古三代文

嚴可均

通行本

春秋大事表

顧棟高

續經解本

宋 玉 宋玉評傳

考信錄

崔述

東壁遺書本

地理沿革圖

李兆洛

李氏五種本

歷代疆域圖

楊守敬

原刊本

要籍解題

梁啟超

清華叢書本

(注) 文中偶然徵引而不甚重要者，如白虎通，漢官儀之類，均不列入。

宋玉評傳完

宋

玉

集



宋玉集序

失名

——見北堂書鈔卷三十三——

宋玉事楚懷王（？）——友人言之王，王以爲小臣。

玉讓友人。

友人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

宋

玉

宋玉集



11

宋玉集

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僚慄兮若至遠行，

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沈寥兮天高而氣清，

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憤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

愴怳憤恨兮去故而就新，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羈旅兮而無友生，

惆悵兮而私自憐。

燕翩翩其辭歸兮，

蟬寂寞而無聲，

雁靡靡而南遊兮，

鷓鴣啁哳而悲鳴。

獨申旦而不寐兮，

哀蟋蟀之宵征。

時亶亶而過中兮，

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

有美一人兮心不懌。

去鄉難家兮來遠客，

超逍遙兮今焉薄？

專思君兮不可化，

君不知兮可奈何！

蓄怨兮積思，

心煩憺兮忘食事。

願一見兮道余意，

君之心兮與余異；

車既駕兮竭而歸，

不得見兮心傷悲。

倚結軫兮長太息，

涕潺湲兮下霑軾。

忼慨絕兮不得，

中瞽亂兮迷惑。

私自憐兮何極！

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

竊獨悲此廩秋：

白露既下百草兮，

奄離披此梧楸；

去白日之昭昭兮，

宋

玉

宋玉集

襲長夜之悠悠；

離芳藹之方壯兮，

余萎約而悲愁。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

冬又申之以嚴霜；

收恢台之孟夏兮，

然歆僚而沉藏。

葉菸邑而無色兮，

枝頽拏而交橫，

顏淫溢而將罷兮，

柯彷彿而萎黃。

荀櫛慘之可哀兮，

形銷鑠而瘵傷。

惟其失時而將落兮，

恨其失時而無當。

擊駢轡而下節兮，

聊逍遙以相羊。

歲忽忽而適盡兮，

宋

玉 宋玉集

宋

玉

宋玉集

恐余壽之弗將；

悼余生之不時兮，

逢此世之倥攘。

澹容與而獨倚兮，

蟋蟀鳴此西堂。

心怵惕而震盪兮，

何所憂之多方？

仰明月而太息兮，

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

紛旖旎乎都房；

何曾華之無實兮，

從風雨而飛颺？

以爲君獨服此蕙兮，

羌無以異於衆芳。

閔奇思之不通兮，

將去君而高翔。

心閔憐之慘悽兮，

願一見而有明；

重無怨而生離兮，

中結軫而增傷。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君之門以九重，

猛犬狺狺而迎吠兮，

關梁閉而不通。

皇天淫溢而秋霖兮，

后土何時而得漑？

塊獨守此無澤兮，

仰浮雲而永歎。

何世俗之工巧兮，

背繩墨而改錯，

卻騏驥而不乘兮，

策駘騫而取路？

當世豈無騏驥兮？

誠莫之能善御。

見執轡者非其人兮，

故跼跳而遠去。

鳧雁皆唼夫梁藻兮，

鳳愈飄翔而高舉。

圓鑿而方柄兮，

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

衆鳥皆有所登棲兮，

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願銜枚而無言兮，

嘗被君之渥洽。

太公九十乃榮顯兮，

誠未遇其匹合。

謂騏驥兮安歸！

謂鳳凰兮安棲！

變古易俗兮世衰，

今之相者舉肥！

騏驥伏匿而不見兮，

鳳凰高飛而不下：

鳥獸猶知懷德兮，

何云賢士之不處？

驥不進而求服兮，

鳳亦不貪餽而妄食。

君棄遠而不察兮，

雖願忠其焉得！

欲寂寞而絕端兮，

竊不敢忘初之厚德。

獨悲愁其傷人兮，

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既下此百草兮，

心尙幸其弗濟；

霰雪霏糝其增加兮，

乃知遭命之將至；

願徼幸而有待兮，

泊莽莽與野草同死。

願自直而徑往兮，

路壅絕而不通；

欲循道而平驅兮，

又未知其所從：

然中路而迷惑兮，

自厭按而學誦。

性愚陋以褊淺兮，

信未達乎從容。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

恐時世之不同。

何時俗之工巧兮，

滅規矩而改鑿？

獨耿介而不隨兮，

願慕先聖之遺教。

處濁世而顯榮兮，

非余心之所樂；

與其無義而有名兮，

寧窮處而守高。

食不偷而爲飽兮，

衣不苟而爲溫；

宋

玉 宋玉集

竊慕詩人之遺風兮，

願托志乎『素餐』。

塞充倔而無端兮，

泊莽莽而無垠。

無衣裘以御冬兮，

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覩秒秋之遙夜兮，

心僚悵而有哀；

春秋連連而日高兮，

然惆悵而自悲。

四時遞來而卒歲兮，

陰陽不可與儷偕。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

明月銷鑠而成毀。

歲忽忽而適盡兮，

老冉冉而愈弛。

心搖悅而日幸兮，

然怊悵而無冀；

宋

玉、宋玉集

中憺惻之悽悽兮，

長太息而增欷。

年洋洋以日往兮，

老嶮廓而無處。

事亶亶而冀進兮，

蹇淹留而躊躇。

何汜濫之浮雲兮，

森靡蔽此明月？

忠昭昭而願見兮，

然露晞而莫達。

願皓日之顯行兮，

雲蒙蒙而蔽之。

竊不自料而願忠兮，

式黥黥而汙之。

堯舜之抗行兮，

瞭冥冥而薄天；

何險巇之嫉妬兮，

被以不慈之僞名？

宋

玉 宋玉集

二五

彼日月之照明兮，

尙黯黹而有瑕；

何況一國之事兮，

亦多端而膠加？

被荷裯之晏晏兮，

然潢洋而不可帶。

旣驕美而伐武兮，

負左右之耿介。

憎慍愉之修美兮，

好志人之忼慨；

衆踳踳而日進兮，

美超遠而逾邁。

農夫輟耕而容與兮，

恐田野而蕪穢。

事綿綿而多私兮，

竊悼後之危敗。

世雷同而炫耀兮，

何毀譽之昧昧？

今修飾而窺鏡兮，

後尙可以竄藏。

願寄言夫流星兮，

羌倏忽而難當。

卒靡蔽此浮雲兮，

下暗淡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

故高枕而自適。

諒無怨於天下兮，

心焉取此怵惕？

乘騏驎之瀏瀏兮，

馭安用夫強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

雖重介之何益？

邈翼翼而無終兮，

怵惛惛而愁約。

生天地之若過兮，

功不成而無效。

願沈滯而不見兮，

尙欲布名乎天下。

然潢洋而不遇兮，

直恂愁而自苦。

莽洋洋而無極兮，

忽翱翔之焉薄？

國有驥而不知乘兮，

焉皇皇而更索。

寧戚謳於車下兮，

桓公聞而知之。

無伯樂之善相兮，

今誰使乎訾之？

罔流涕以聊慮兮，

惟著意而得之。

紛饨饨之願忠兮，

妒披離而鄣之。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

放遊志乎雲中——

乘精氣之搏搏兮，

驚諸神之湛湛，

驂白霓之習習兮，

歷羣靈之丰丰。

左朱雀之芟芟兮，

右蒼龍之躍躍，

屬雷師之闐闐兮，

通飛廉之衙衙。

前輕輶之鏘鏘兮，

後輜乘之從從，

載雷旗之委蛇兮，

扈屯旗之容容。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

願遂推而爲臧；

賴皇天之厚德兮，

還及君之無恙。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
身服義而未沫；
主此盛德兮，
牽于俗而蕪穢。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長離殃而愁苦。

帝告巫陽曰：

「有人在下，」

我欲輔之。

魂魄離散，

汝筮予之。」

巫陽對曰：

「掌竊上帝其難從

若必筮予之，

恐後謝之，

不能復用。」

巫陽焉乃下招曰：

宋

玉 宋玉集

魂兮，歸來！

去君之恆幹，

何爲乎四方些？

舍君之樂處，

而離彼不祥些？

魂兮，歸來！

東方不可以託些！

長人千仞，

惟魂是索些！

十日代出，

流金鑠石些；

彼皆習之，

魂往必釋些。

歸來！歸來！

不可以託些！

魂兮，歸來！

南方不可以止些！

雕題黑齒，

宋

玉

宋玉集

得人肉以祀，

以其骨爲醢些。

蝮蛇綦綦，

封狐千里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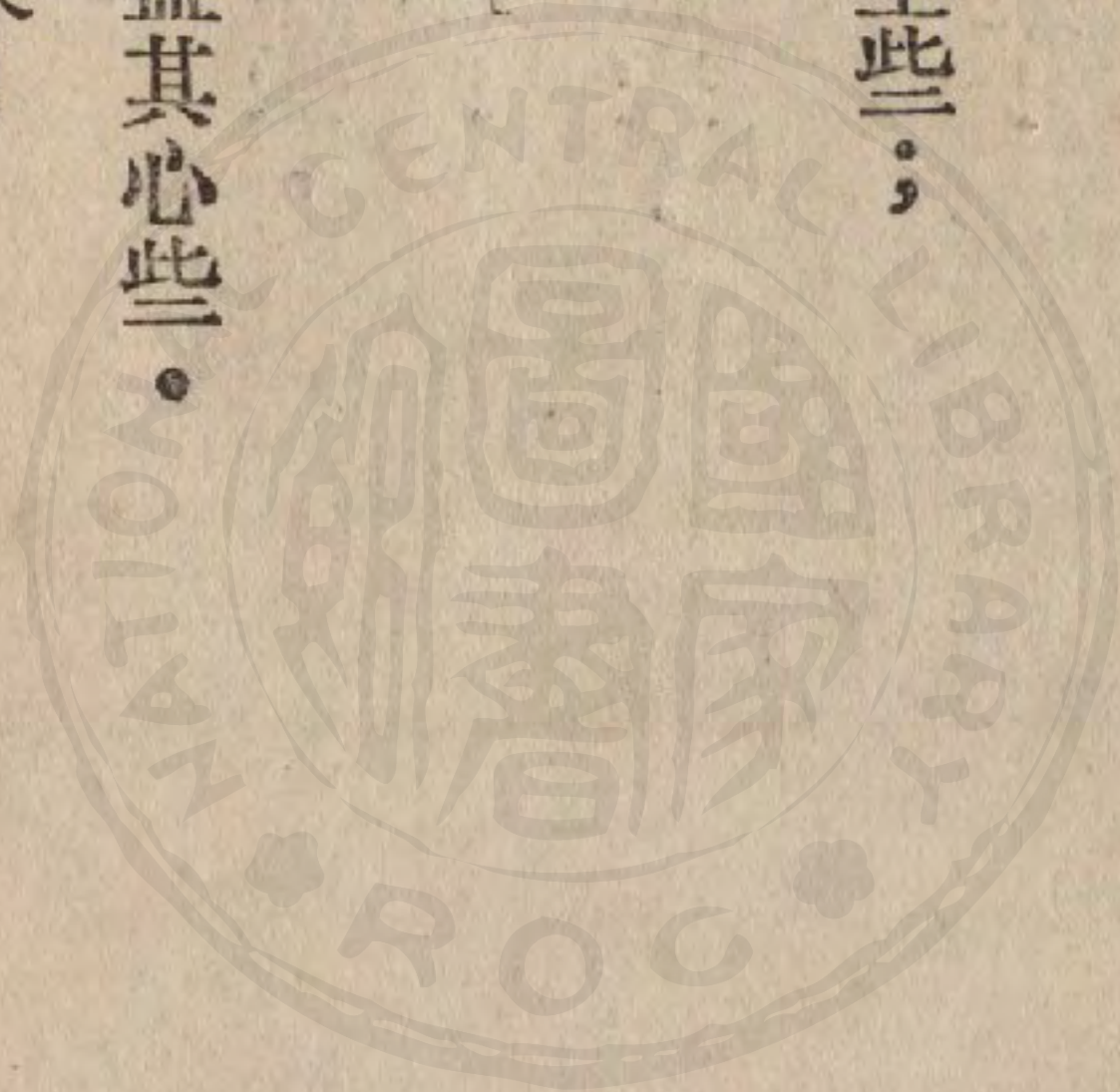
雄虺九首，

往來倏忽，

吞人以益其心些。

歸來！歸來！

不可以久淫些！



魂兮，歸來！

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

旋入雷淵，

靡散而不可止些。

幸而得脫，

其外曠宇些；

赤蟻若象，

立蠶若壺些。

五穀不生，

宋

玉

宋玉集

藜藿是食些；

其土爛人，

求水無所得些。

彷徨無所倚，

廣大無所極些。

歸來！歸來！

恐自遺賊些。

魂兮，歸來！

北方不可以止些！

增冰峩峩，

飛雪千里些。

歸來！歸來！

不可以久些！

魂兮，歸來！

君無上天些！

虎豹九關，

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

宋

玉 宋玉集

拔木九千些。

豺狼從目，

往來佻佻些。

懸人以娛，

投之深淵些；

致命于帝，

然後得瞑些。

歸來！歸來！

往恐危身些。



魂兮，歸來！

君無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約，

其角鬻鬻些；

敦眈血拇，

逐人馱馱些；

三目虎首，

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

歸來！歸來！

宋

玉 宋玉辭

四一

宋

玉 宋玉集

恐自遺災些。

魂兮，歸來！

入修門些！

工祝招君，

背行先些。

秦箏，齊縷，

鄭綿絡些——

招具該備，

永嘯呼些。



魂兮，歸來！
反故居些！

天地四方，

多賊姦些。

像設君室，

靜閒安些。

高堂邃宇，

檻層軒些，

層臺累榭，

宋

玉 宋玉集

四三

臨高山些，

網戶朱綴，

刻方連些。

冬有突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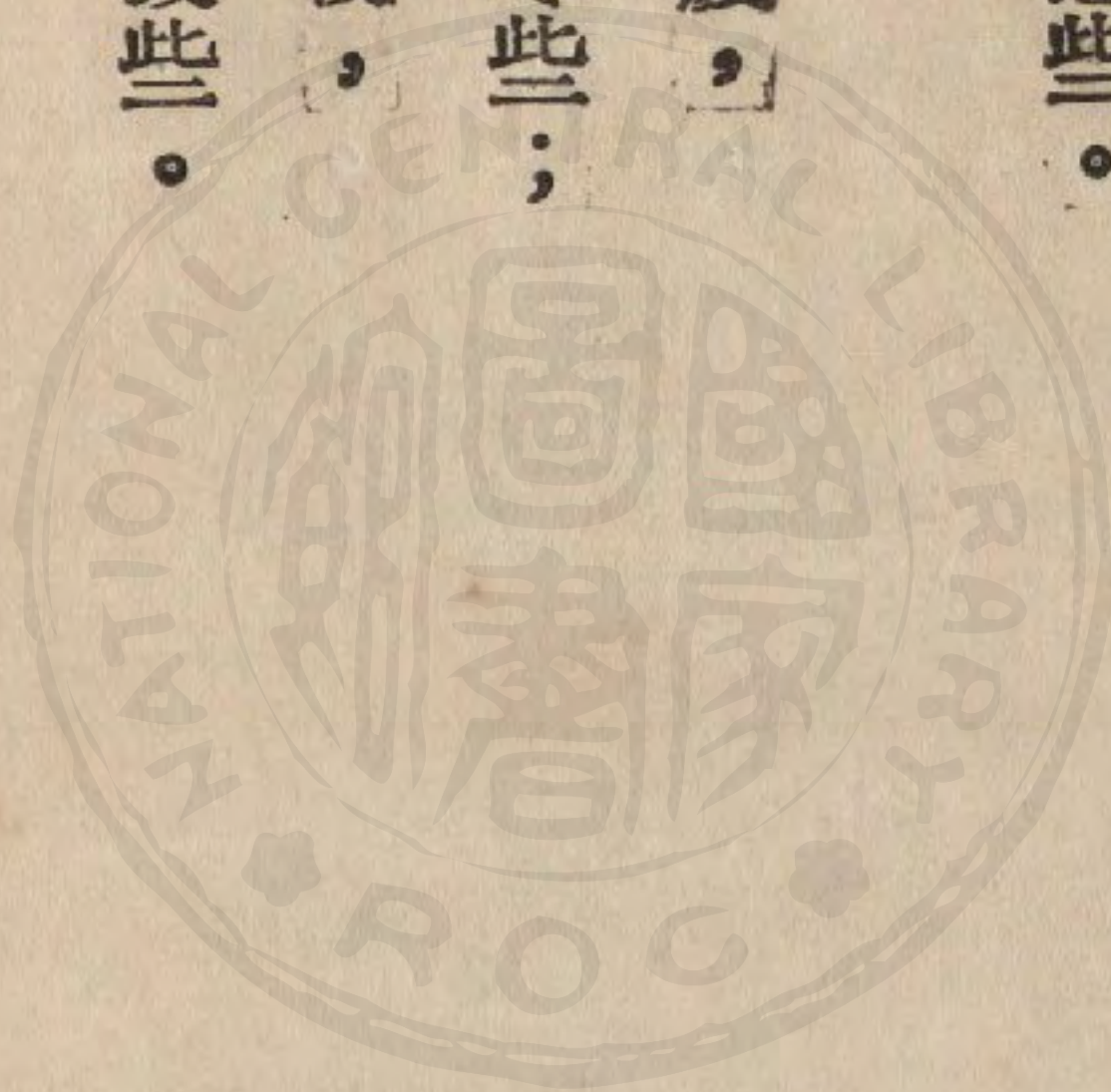
夏室寒些；

川谷徑復，

流潺湲些。

光風轉蕙，

汜崇蘭些。



經堂入輿，

朱塵筵些。

砥室翠翹

掛曲瓊些，

翡翠珠被

爛齊光些；

翦阿拂壁，

羅幃張些；

纂組綺縞，

宋

玉 宋玉集

四五

宋

玉 宋玉集

結琦璜些。

室中之觀

多珍怪些。

蘭膏明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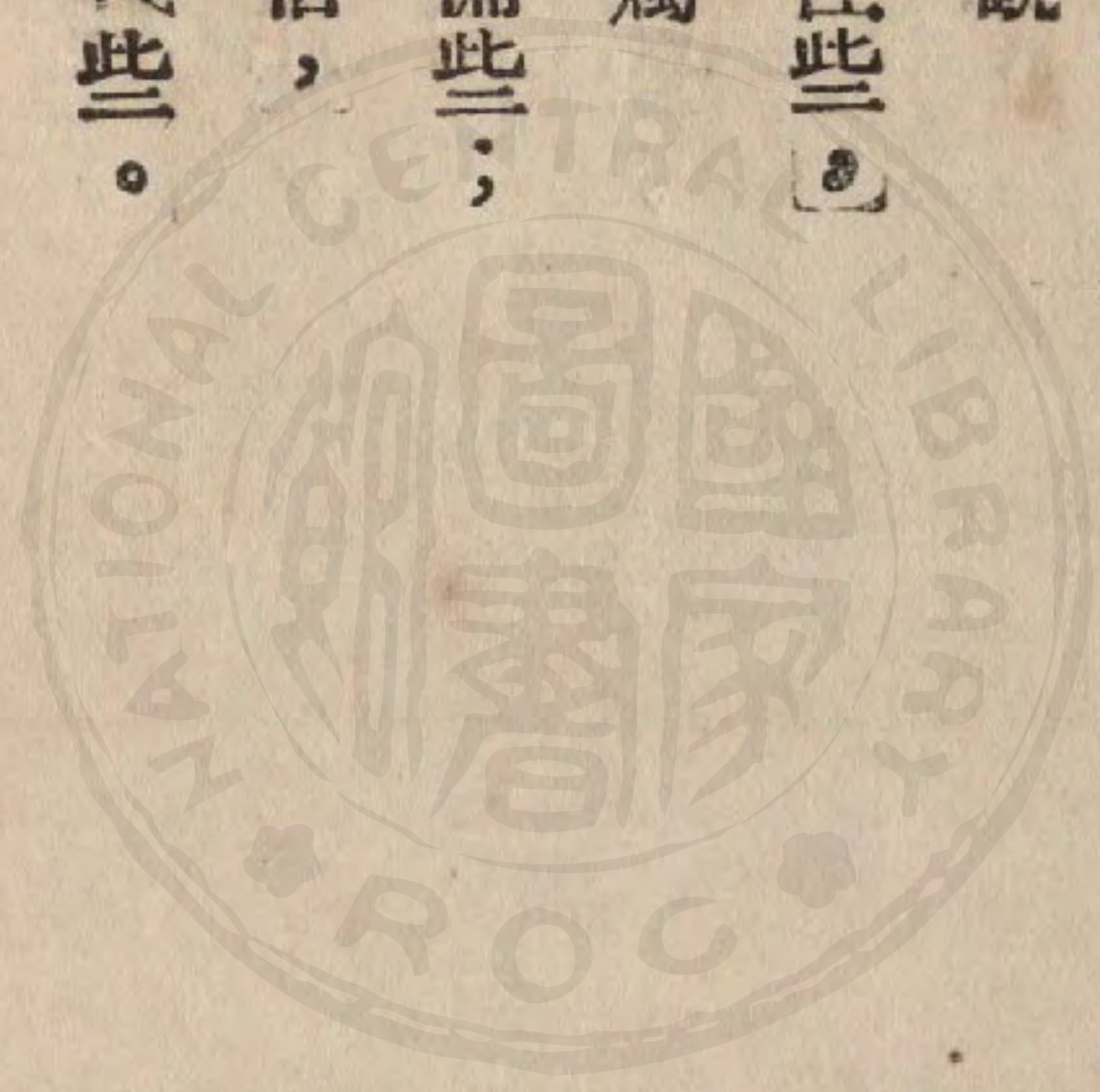
華容備些；

二八侍宿，

射遞代些。

九侯淑女，

多迅衆些。



盛鬢不同制，

實滿宮些；

容態好比，

順彌代些；

弱顏固植，

審其有意些；

姸容修態，

絙洞房些；

蛾眉曼睩，

宋

玉

宋玉集

七七

日騰光些；

靡顏膩理。

遺視矚些；

離樹修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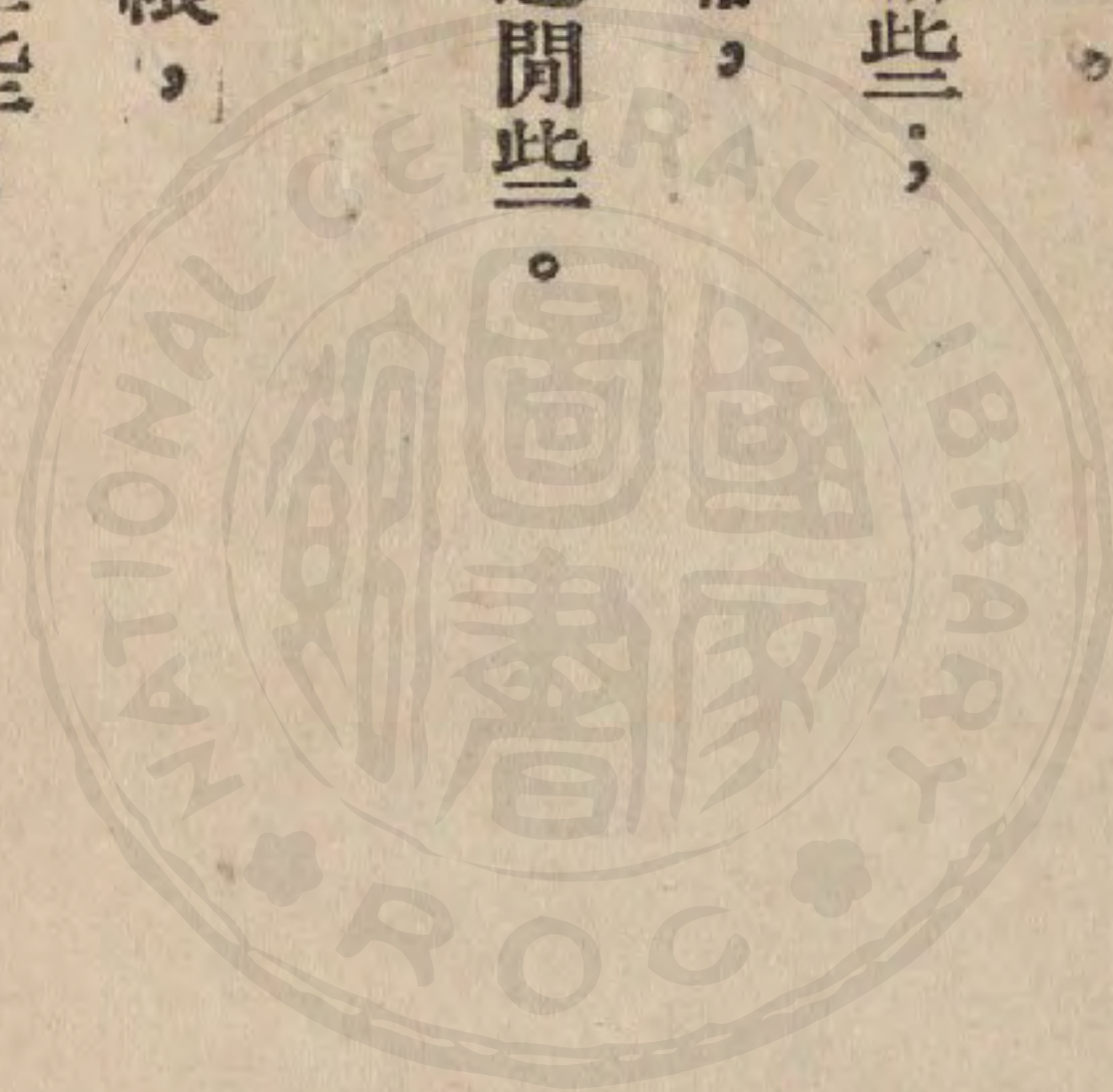
侍君之閒些。

翡翠翠帳，

飾高堂些；

紅壁沙版，

立玉之梁些；



仰觀刻桷，

畫龍蛇些；

坐堂伏檻，

臨曲池些：

芙蓉始發，

雜芰荷些，

紫莖屏風，

文緣波些，

文異豹飾。

侍陂陁些。

軒輶既低，

步騎羅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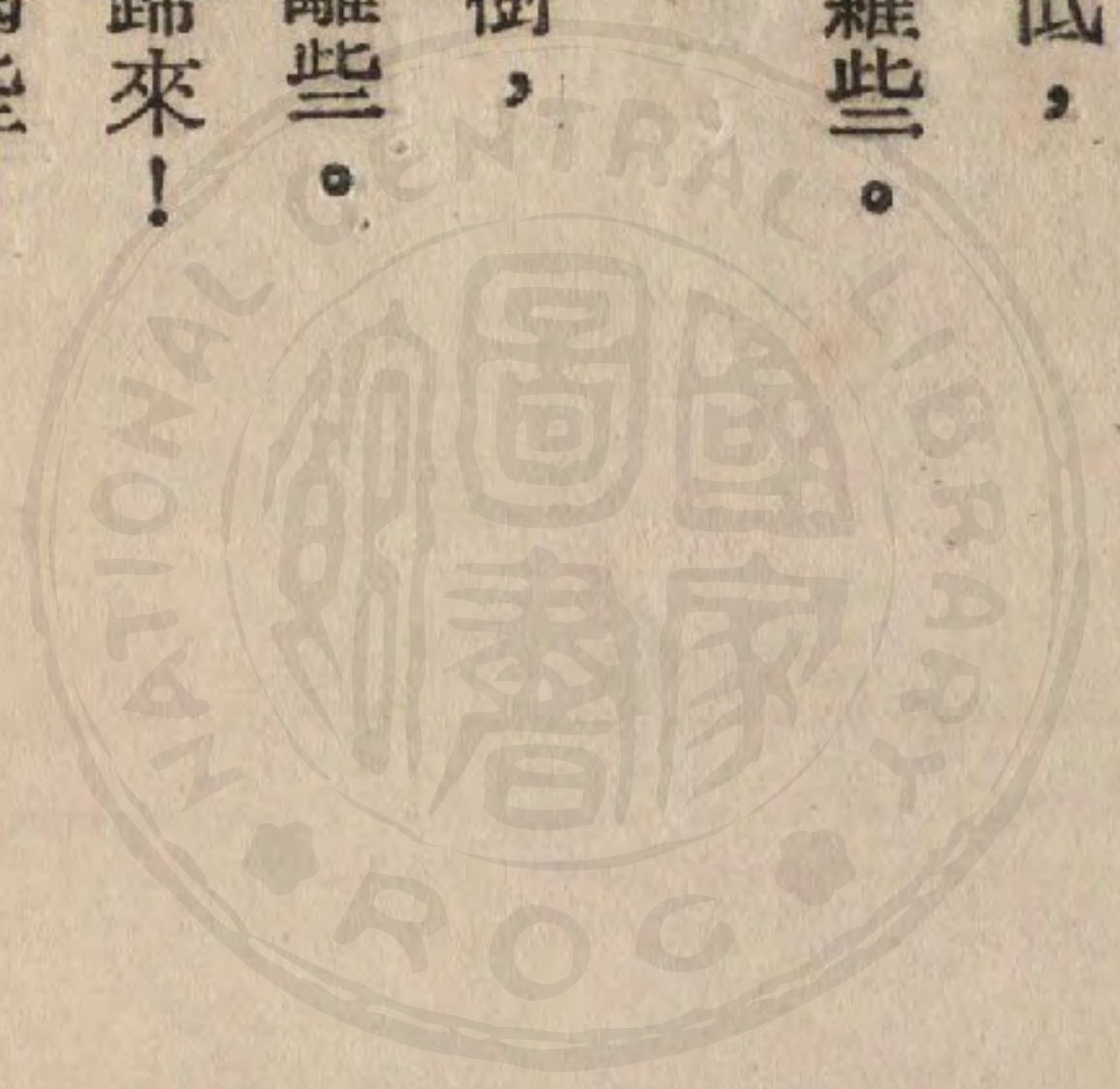
蘭薄戶樹，

瓊木籬些。

魂兮，歸來！

何遠爲些？

室家遂宗，



食多方些；

稻粢穠麥，

挈黃粱些；

大苦鹹酸，

辛甘行些；

肥牛之臄，

臠若芳些；

和酸若苦，

陳吳羹些；

宋

玉 宋玉集

宋

玉

宋玉集

肺鼈炮羔，

有柘漿些；

鵝酸臠臛，

煎鴻鶻些；

露雞臠蠟，

厲而不爽些；

粗粒蜜餌，

有餵餽些；

瑤漿靈勺，

實羽觴些。

挫糟凍飲，

耐清涼些；

華酌既陳，

有瓊漿些。

歸反故室！

敬而無妨些。

肴羞未通，

女樂羅些：

陳鍾按鼓，

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

發揚荷些。

美人既醉，

朱顏酡些；

娛光眇視，

目曾波些；

被文服織，

麗而不奇些。

長髮曼鬢，

豔陸離些。

二八齊容，

起鄭舞些；

衽若交竿，

撫案下些；

竽瑟狂會，

填鳴鼓些。

宋

玉

宋玉集

五五

宮庭震驚；

發激楚些，

吳歆，蔡謳，

奏大呂些。

士女雜坐，

亂而不分些，

放陳組纓，

班其相紛些。

鄭衛妖玩，

來雜陳些；

激楚之結，

獨秀先些。

筓箴象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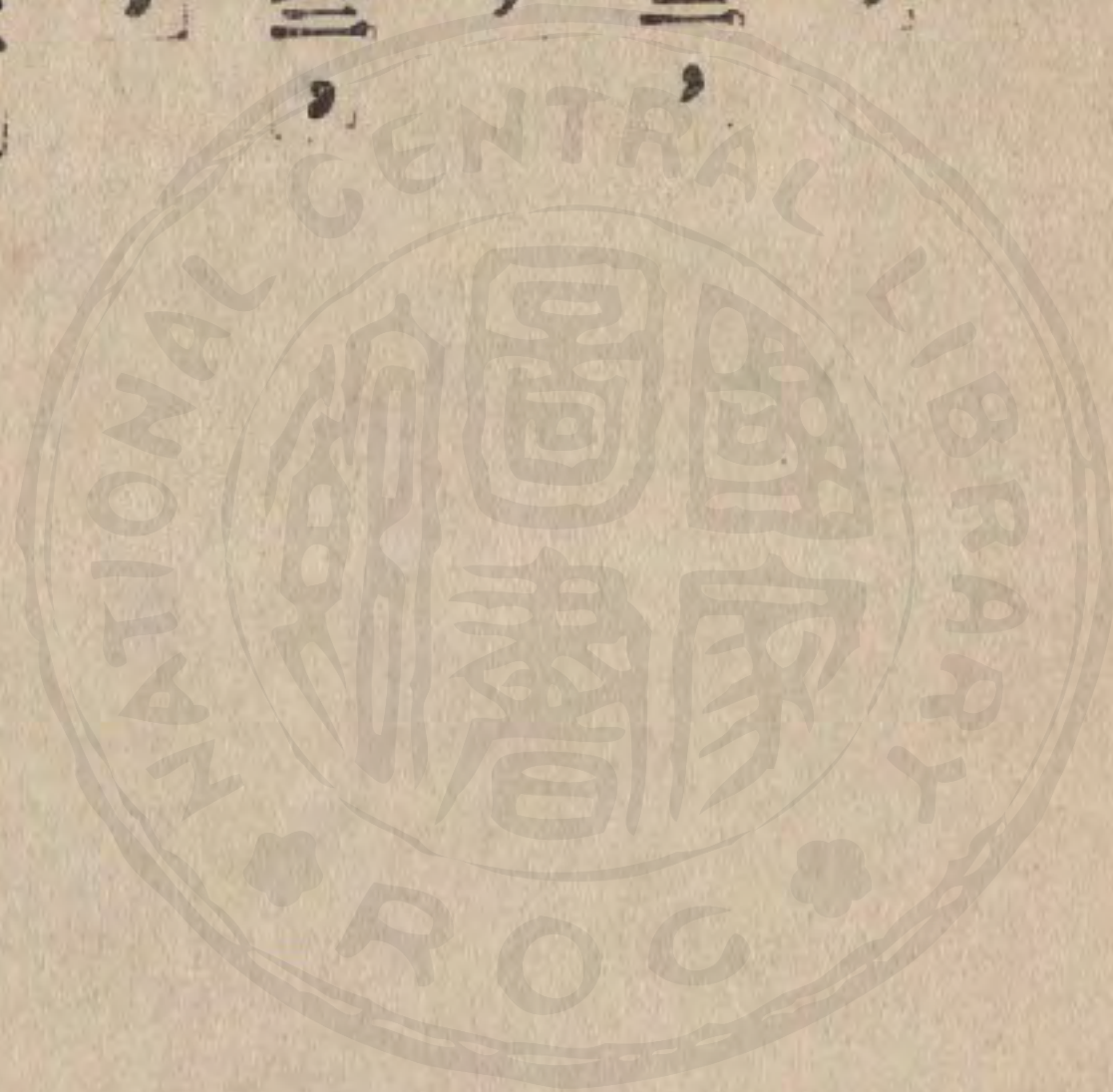
有六簿些，

分曹並進，

道相迫些，

成臬而牟，

呼五白些。



晉制犀比，

費白日些；

鏗鍾，搖簾，

楔梓瑟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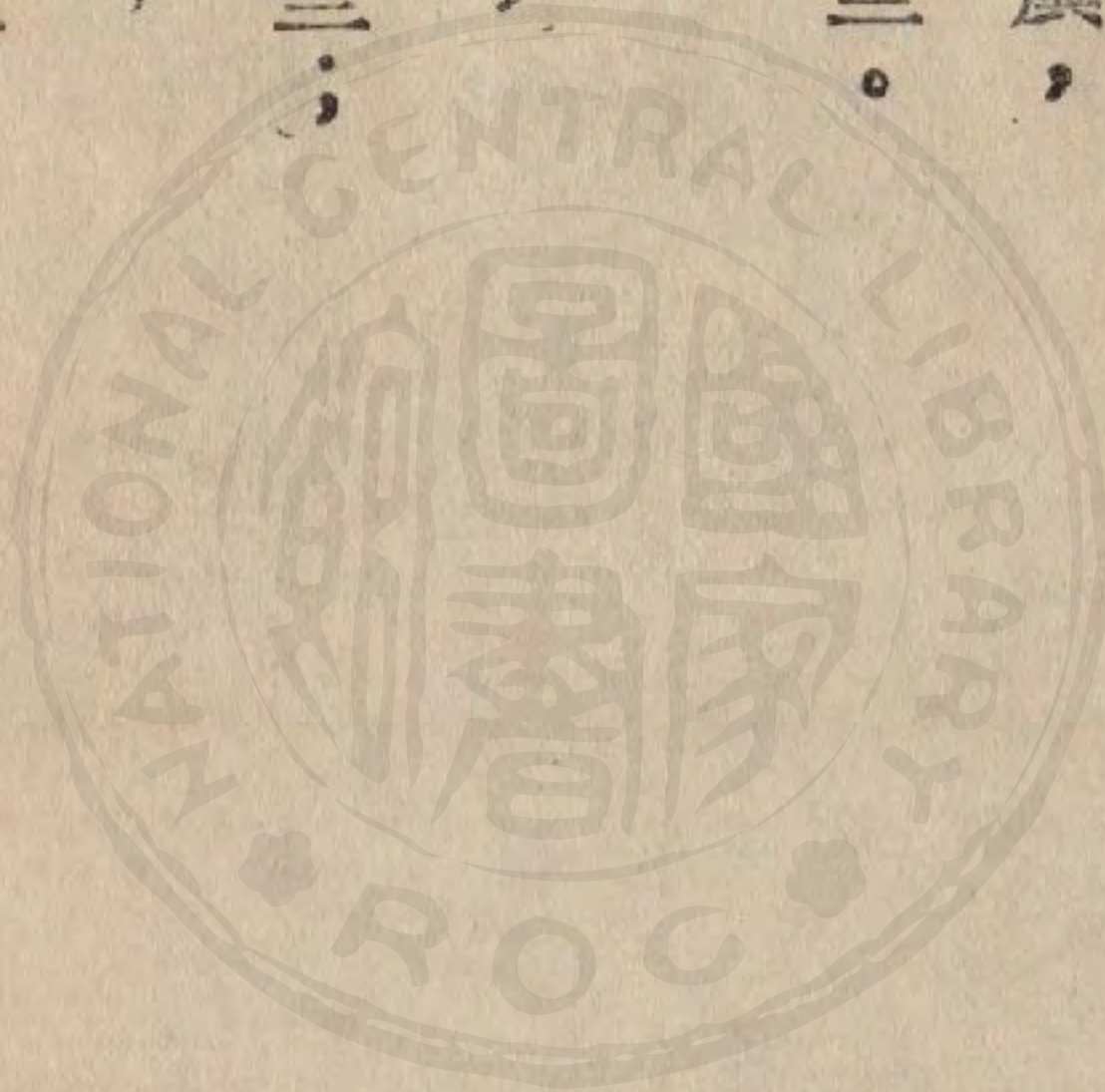
娛酒不廢，

沈日夜些；

蘭膏明燭，

華鏡錯些。

結撰至思，



蘭芳假些

人有所極，

同心賦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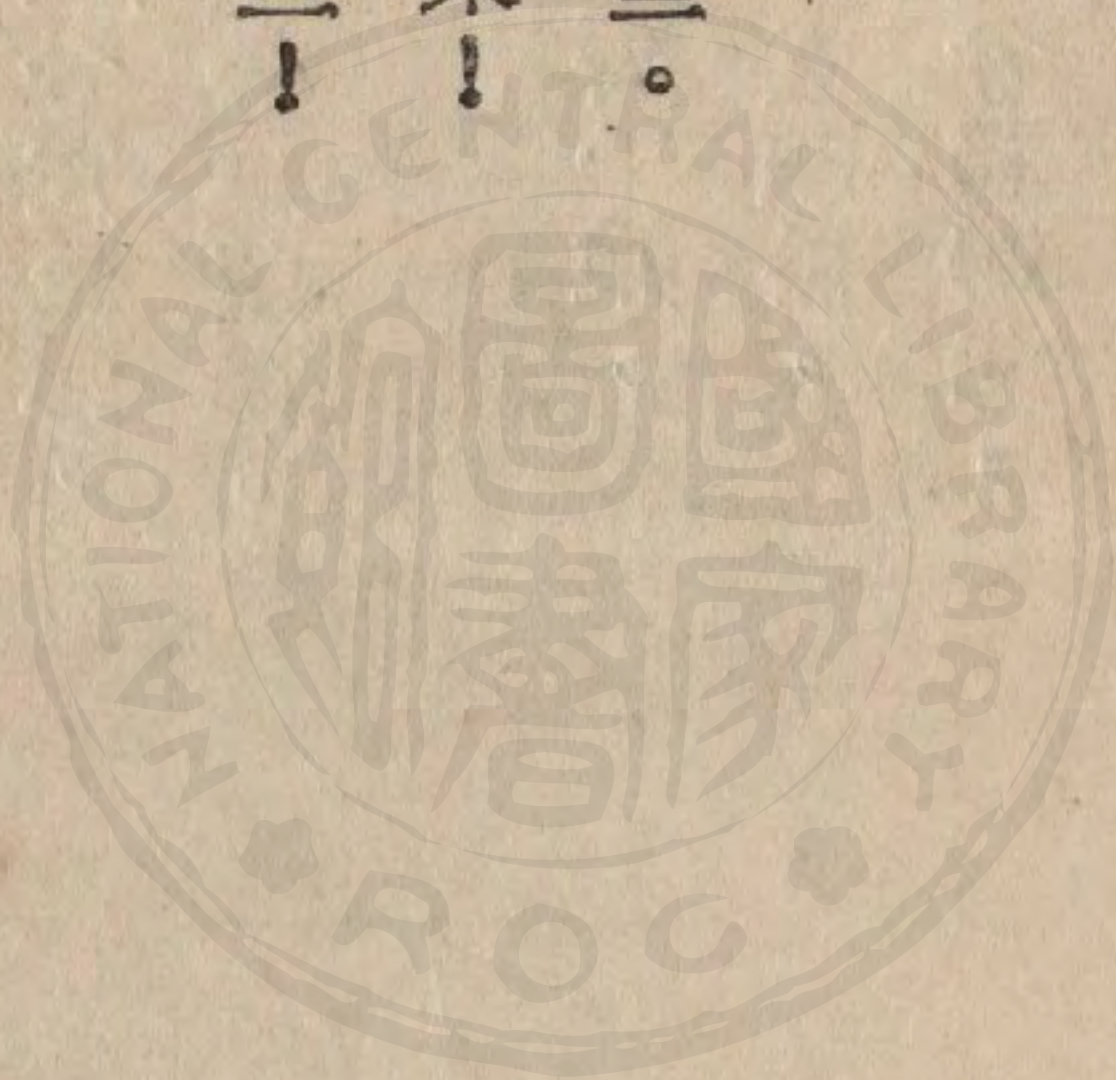
酌飲盡歡，

樂先故些。

魂兮，歸來！

反故居些！

亂曰：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葦蘋齊葉兮白芷生；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

倚沼哇瀛兮遙望博。

青驪結駟兮齊千乘，

懸火延起兮立顏烝，

步及驟處兮誘騁先，

抑鶩若通兮引車右還。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

臯蘭被徑兮斯路漸。

漚漚江水兮上有楓，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

宋

玉

宋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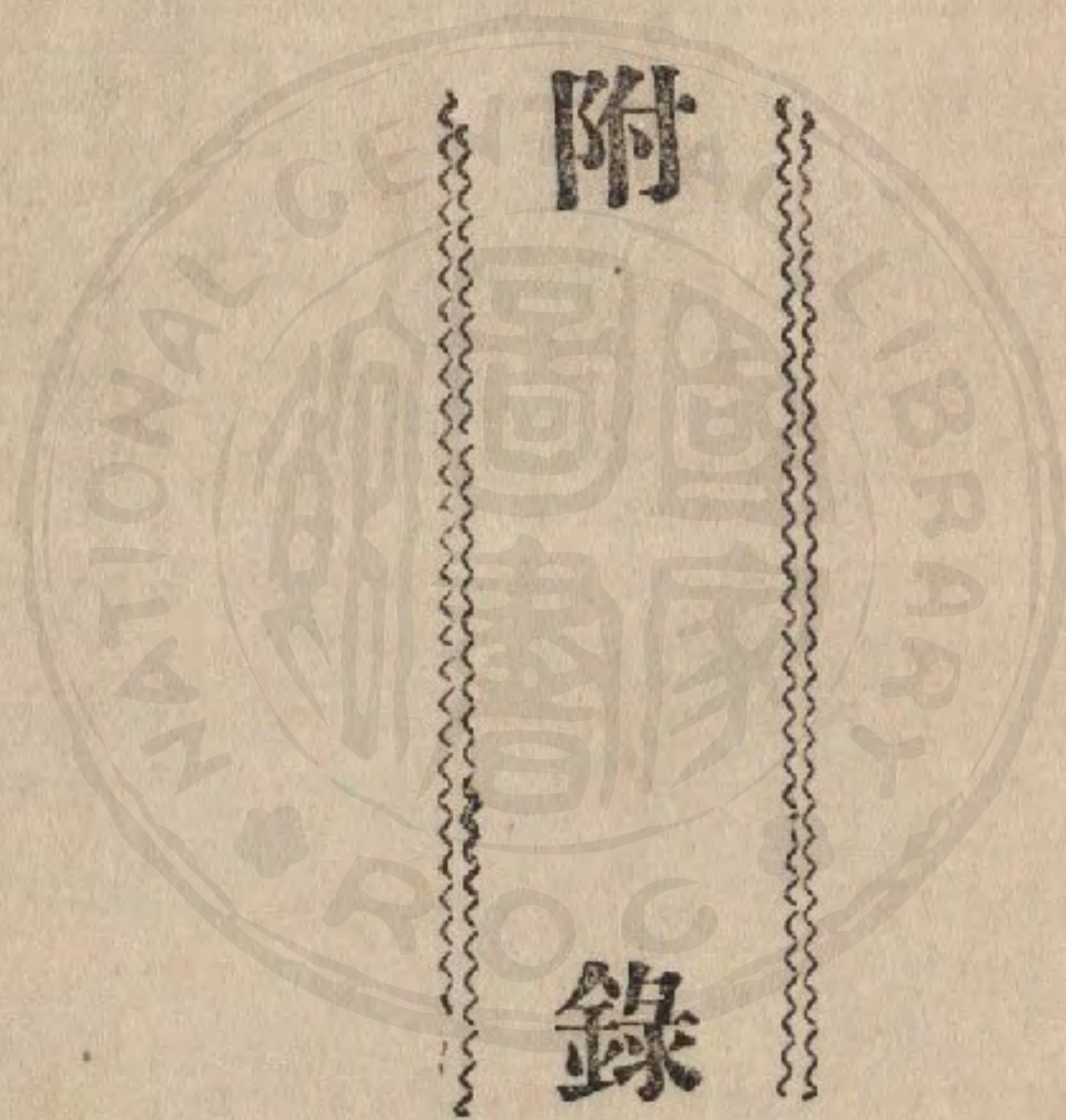


宋玉集完

六二

附

錄





附錄

校勘記

宋玉集序

〔宋玉事楚懷王——友人言之王。王以爲小臣〕侃案：韓詩外傳卷七及新序雜事第五均記有宋玉的軼事，與此序所言相同，惟字句略異，且不叫做『序』。卽如這十六字，韓詩外傳作『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新序作『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相，楚相待之無以異』。

〔玉讓友人〕韓詩外傳作『乃讓其友』，新序作『宋玉讓其友』。

〔友人曰，薑桂因地而生〕韓詩外傳無人字，薑上有夫字。新序友
人作其友，薑上亦有夫字。

〔女因媒而嫁〕韓詩外傳同。新序女作婦人。

〔不因媒而親也〕韓詩外傳無也字。此句下有左列一段：

「子之事王未耳，何能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
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
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

「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

新序亦無也字，下邊亦有類似的一段：

「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

有良兔曰東郭魏，蓋一日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跡而縱縹，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跡而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

「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

九辯

（次寥兮天高而氣清）洪興祖云，「氣清一作氣平。」又云，「古

本作瀟。」侃案：洪說不知何據。古詩多同字相叶之例，就楚

辭而言，如涉江「死林薄兮」與「芳不得薄兮」相叶，天問

『而抑沉之』與『而賜封之』相叶。漢唐人作尙多此例。宋以後始漸嚴格，所以這裏『清』字雖與下句『寂寥兮收潦而水清』句相複，然似不必拿『一作』或『古本』來解釋。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舊本（洪興祖所謂『舊本』）補注本及集注本，均此句以下爲第二章。侃案：從前分九辯爲八章九章或十一章，實是錯誤的。今合爲一篇，理由詳見本書卷首宋玉評傳三。

（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太平御覽七七六之五引九辯，軫作軫，無下字。

（皇天平分四時兮）舊本補注本及集注本，均此句以下爲第三章。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舊本補注本及集注本，均此句以下爲第四

章。

（何時俗之工巧兮）舊本補注本及集注本，均此句以下爲第五章。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舊本補注本及集注本，均此句以下爲第六章。

章。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同）補注本此句以下爲第七

章，同作固。朱熹云，「此章誤分「竊美申包胥」以下爲別

章，並誤以同字爲固字。既斷語脉，又不叶韻，又使章數增減

不定，今皆正之。」侃案：我們雖不分章，然改固字爲同字却

是可從的。

（靚杪秋之遙夜兮）補注本此句以下爲第八章。集注本此句以下爲

第七章。

（何汜濫之浮雲兮）舊本以此句下爲第七章。補注本此句以下爲第

九章。集注本此句以下爲第八章。

（被荷裯之晏晏兮）補注本此句以下爲第十章。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集注本此句以下爲第九章。

（今誰使乎訾之）訾一作譽。侃案：就字義言，訾譽二字均可通。

但就叶韻言，訾字較勝，（訾字與上文知字均屬古韻支部，譽

字屬魚部）。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舊本此句以下爲第八章。補注本此句以

下爲第十一章。

（左朱雀之芟芟兮）侃案：我的一本楚辭書眉批有校語：『雀一作

榮，非是。蓋下與蒼龍爲對，皆飛行之物，不當作榮。王注亦

自作雀，不知洪本何以作榮也。』不記抄自何書，姑遂錄於此。

招魂

（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通行本作『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侃案：王念孫讀書雜誌的餘編下卷校楚辭云，『招魂，』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謝之一本作之謝，非），不能復用。』王注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懈怠，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文選呂延濟注略同。下文「巫陽焉乃下招曰」，王注曰，「巫陽受

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念孫案：此則「不能復用」爲句，「巫陽焉乃下招曰」爲句明矣。焉乃者，語詞，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王注「因下招屈原之魂」，因字正釋焉乃二字。）遠遊篇「焉乃逝以徘徊」是其證。列子周穆王篇「焉迺觀日之所入」，迺與乃同。今本楚辭及文選皆以「不能復用巫陽焉」爲句，非也。不能復用者，謂不用卜筮，非謂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字爲韻。（小雅小閔篇「不臧復用」與從卬爲韻；管子樞言篇「坦坦之備不爲用」與功爲韻；趙策「士爲知己者用」與容爲韻；堯典「徵庸二十」，論衡氣壽篇引此庸作用；臯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用作庸。）若以「不用巫陽」連讀，則失其韻矣。今據王呂二注訂

正。』

（汨吾南征）一本『征』下有『些』字。下文『生』『薄』『博』『乘』『蒸』『先』等字亦有『些』字。



宋

玉

附錄

校勘記完



古音錄

——依江有誥楚辭韻讀而略加修正——

九辯

(衰歸) 脂部。(清清人新平生憐聲鳴征成) 眞耕通韻。(廓繹客薄) 魚部。(化何) 歌部。(思事意異) 之部。(歸悲) 脂部。(息軾得惑極直) 之部。(秋楸悠愁) 幽部。(霜臧橫黃傷當佯將攘堂方明房颺芳翔明傷) 陽部。(重通) 東部。(歎漑) 元部。(錯路御去舉) 魚部。(入集洽合) 緝部。(歸息衰肥) 脂部。

(下處)魚部。(服食得德極)之部。(濟至死)脂部。(通從誦容同)東部。(鑿教樂高)宵部。(溫餐垠春)元文通韻。(哀悲僭毀弛冀欸)支脂通韻。(處蹠)魚部。(月達)祭部。(蔽汙)未詳。(天名)真耕通韻。(瑕加)魚歌通部。(帶介慨邁穢敗味)脂祭通韻。(藏當光)陽部。(適惕策益)支部。(約效)宵部。(下苦薄索)魚部。(知訾)支部。(得鄣)未詳。(中湛豐)東中侵合韻。(躍衙)魚部。(臧陽)陽部。

招魂

(沫穢)脂祭通韻。(苦下輔予予謝)魚部。(從用)東部。(方祥)陽部。(託索石釋託)魚部。(止祀醢里)之部。(心淫)侵

部。(里止)之部。(宇壺)魚部。(食得極賊止里久)之部。
(天人千洗淵瞑身)文真耕合韻。(都鬢)未詳。(馭牛災)之部。
(門先)文部。(路呼居)魚部。(姦安軒山連寒浚蘭延)元部。
(瓊光璜)耕陽通韻。(怪備代)之部。(衆宮)中部。(代意)
之部。(房光)陽部。(睇閒)元部。(堂梁)陽部。(蛇池荷波
施羅籬爲)歌部。(方梁行芳羹漿鶻爽鯉觴涼漿妨)陽部。(羅歌
荷醜波奇離)歌部。(舞下鼓楚呂)魚部。(分紛陳先)文真通
韻。(簿迫白)魚部。(日瑟)脂部。(夜錯假賦故居)魚部。
(征生)耕部。(薄博)魚部。(乘蒸)蒸部。(先還)元文通韻。
(先兕)未詳。(淹漸)談部。(楓心南)侵部。

宋

玉

附錄

四

古音錄完



著者可疑的作品

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

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

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生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王曰，『夫風始安生哉？』

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溷滂，激揚燁怒，聒聒雷聲，迴穴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胸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概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乃得爲大王之雄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慄，清涼增欬，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

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

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塢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堞揚塵，勃鬱煩窳，衝孔襲門，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漏，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矐，啗齧嗽獲，生死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崑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

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

王曰，『何謂「朝雲」？』

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

玉對曰，「其始出也，矚兮若松櫨。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偁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

玉曰，「可。」

王曰，「其何如矣？」

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屬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

王曰，「試爲寡人賦之。」

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

殊無物類之可儀比。

巫山赫其無疇兮，

道互折而層累。

登巉巖而下望兮，

臨大隄之稽水。

遇天雨之新霽兮，

觀百谷之俱集；

凜洶洶其無聲兮，

潰淡淡而並入。

滂洋洋而四施兮，

霧湛湛而弗止；

長風至而波起兮，

若麗山之孤畝。

勢薄岸而相擊兮，

隘交引而却會；

崒中怒而特高兮，

若浮海而望碣石；

礫礫而相摩兮，

嶮震天之礚礚。

巨石溺溺之漑漑兮，

沫潼潼而高厲；

水澹澹而盤紆兮，

洪波淫淫之溶裔。

奔揚踊而相擊兮，

雲興聲之霈霈；

猛獸驚而跳駭兮，

妄奔走而馳邁。

虎豹豺兕，

失氣恐喙；

鷓鴣鷹鷂，

飛揚伏竄；

股戰脅息，

安敢妄摯？

於是水蟲盡暴，

乘渚之陽；

宋

玉 附錄

1111

宋

玉 附錄

龜鼉鱣鮪，

交積縱橫；

振鱗奮翼，

倏倏蜿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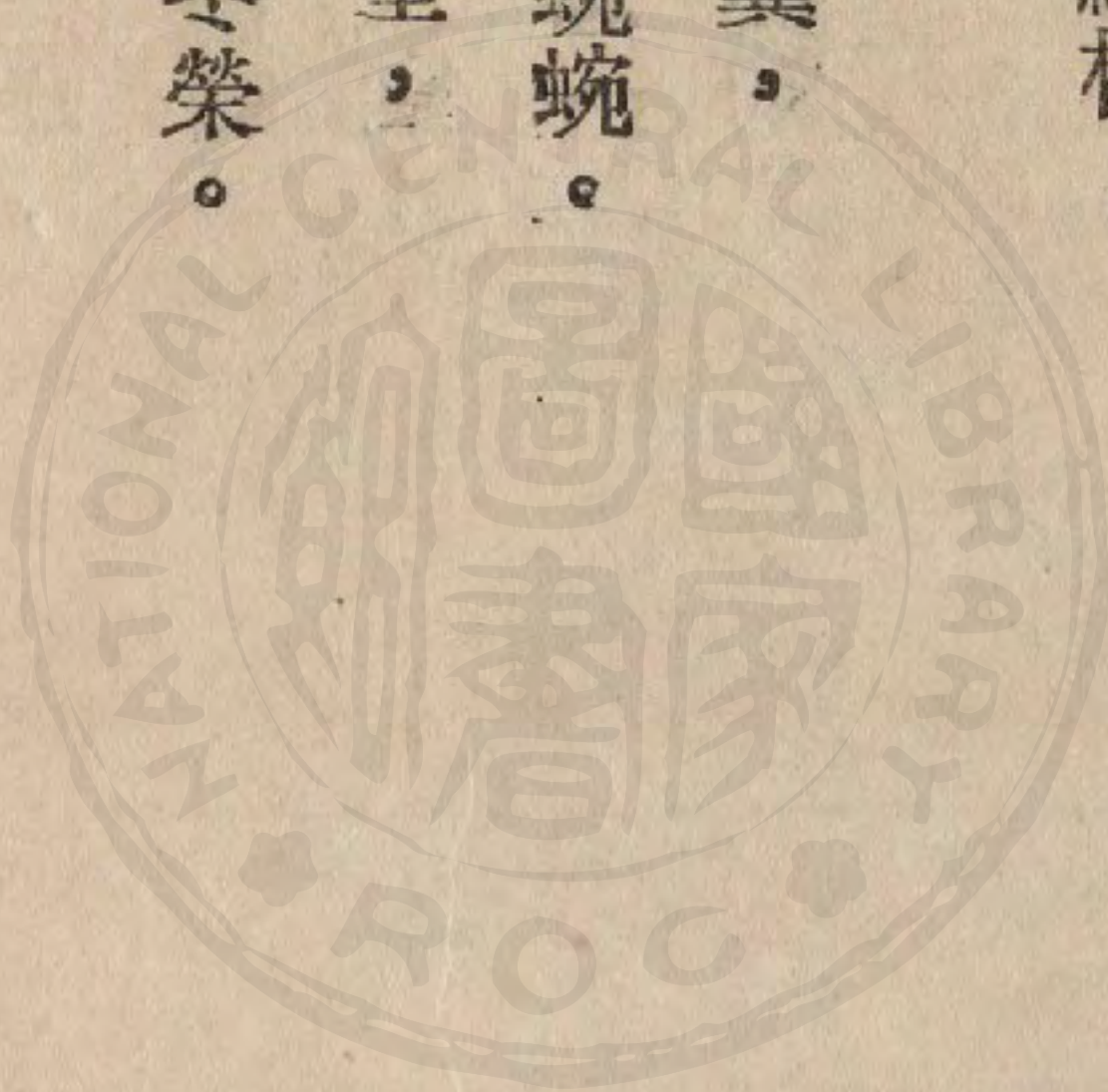
中阪遙望，

元木冬榮。

煌煌熒熒，

奪人目精，

爛兮若列星，



曾不可殫形。

榛林鬱盛，

葩華覆蓋；

雙椅垂房，

糾枝還會。

徙靡澹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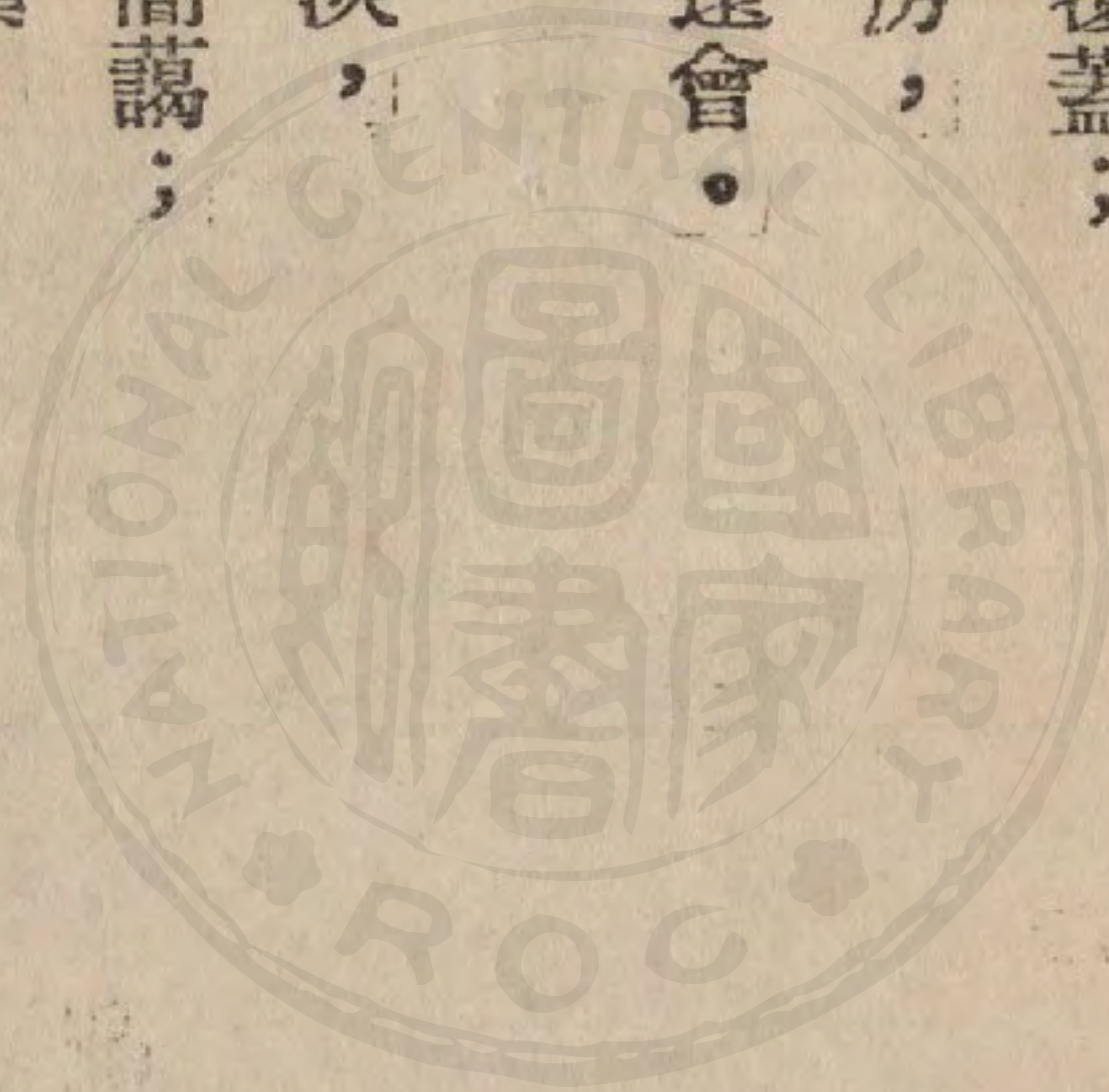
隨波闇藹；

東西旒翼，

猗狔豐沛；

宋

玉 附錄



綠葉紫裏，

朱莖白蒂。

纖條悲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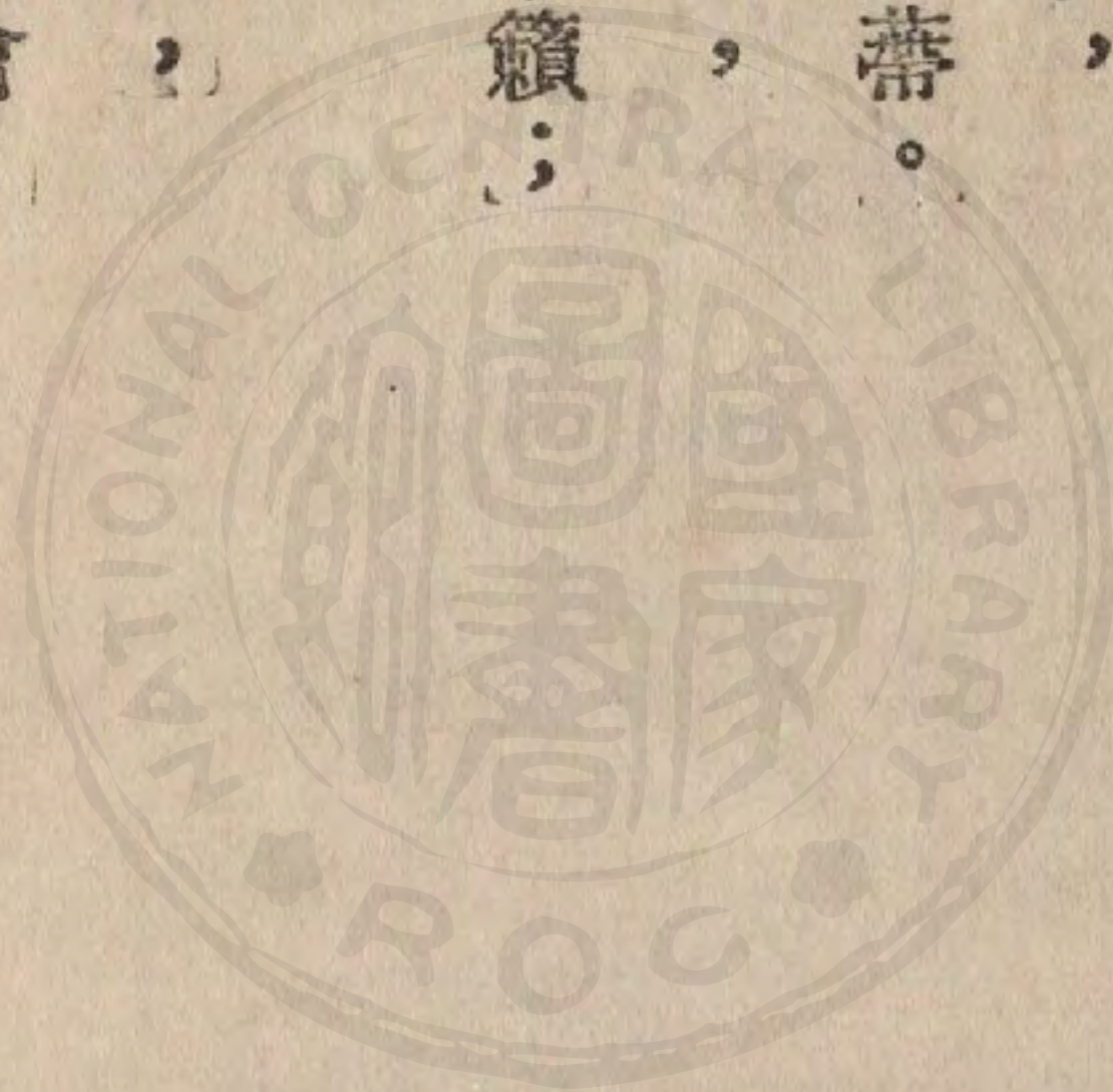
聲似竽籟；

清濁相和，

五變四會；

感心動耳，

迴腸傷氣；



孤子寡婦，

寒心酸鼻，

長吏隳官，

賢士矢志。

愁思無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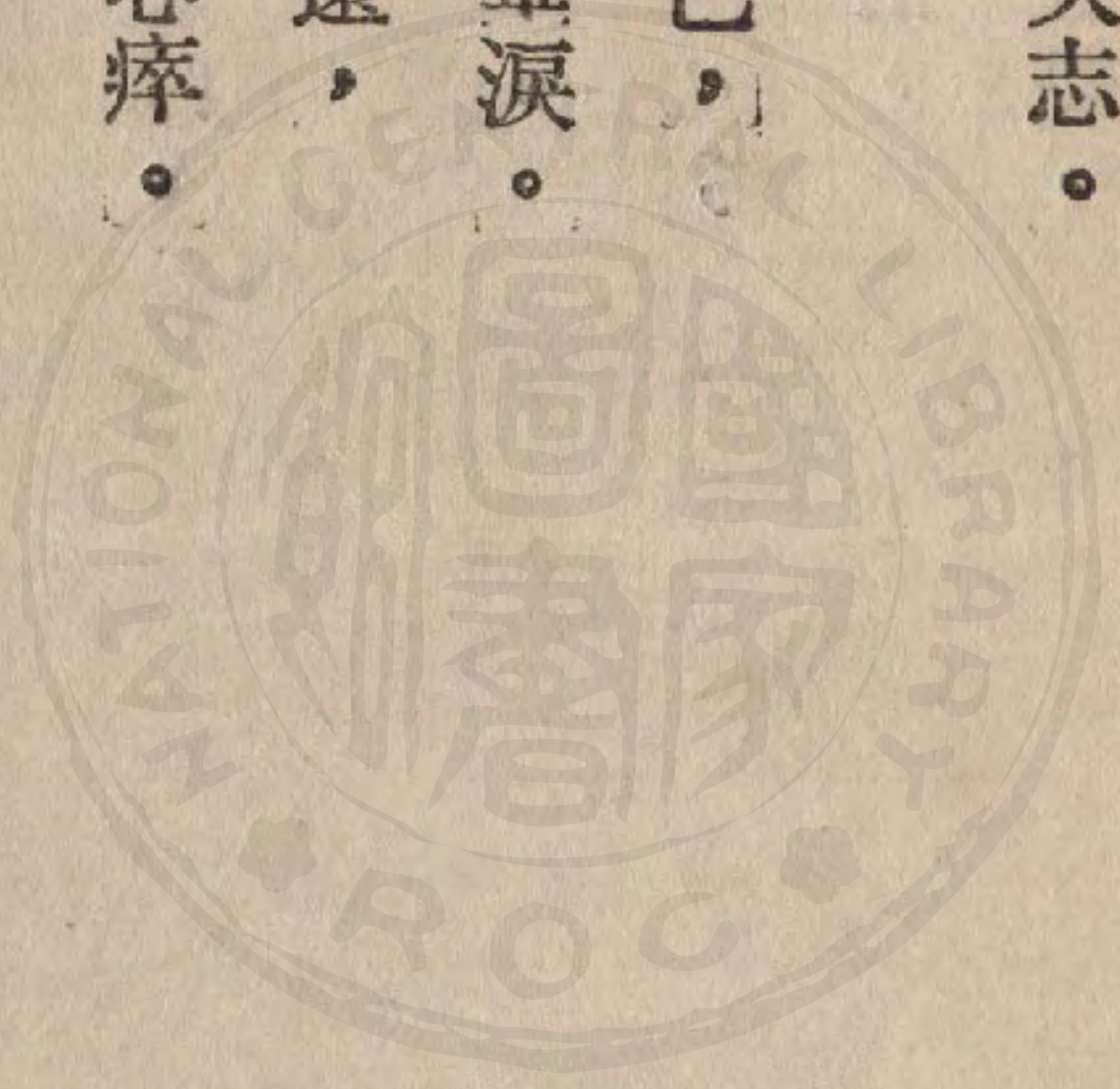
嘆息垂淚。

登高望遠，

使人心瘁。

盤岸巘岈，

宋 玉 附錄



振陳磴磴；

盤石險峻，

傾崎崖隤。

巖岬參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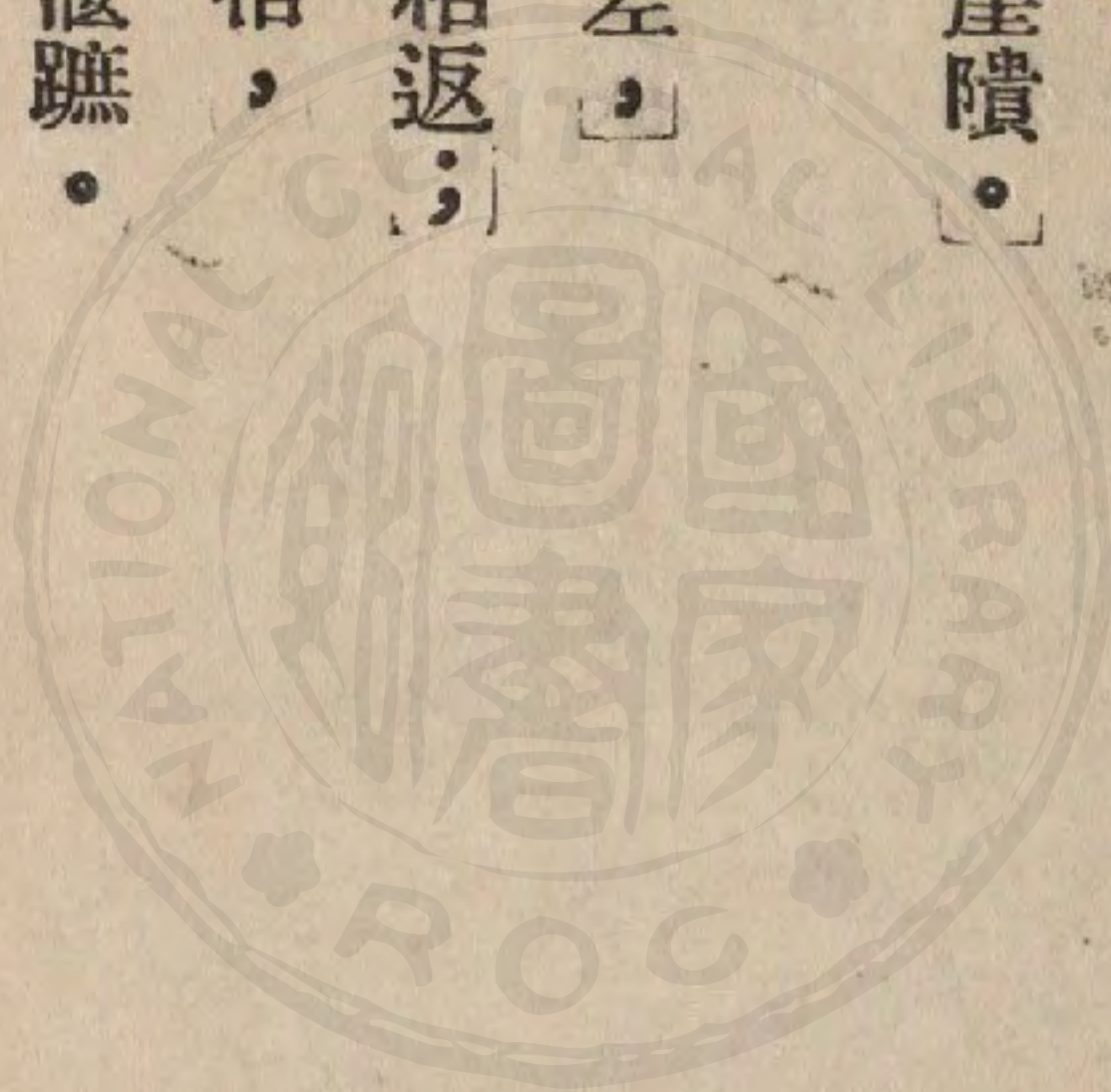
縱橫相返；

陬互橫牾，

背穴偃蹠。

交加累積，

重疊增益；



狀似砥柱，
在巫山之下。

仰視山顛，

蕭何芊芊！

炫耀虹蜺，

□□□□。

俯視峭嶸，

望寥窅冥，

不見其底；

宋

玉 附錄

虛聞松聲，

傾岸洋洋，

立而熊經。

久而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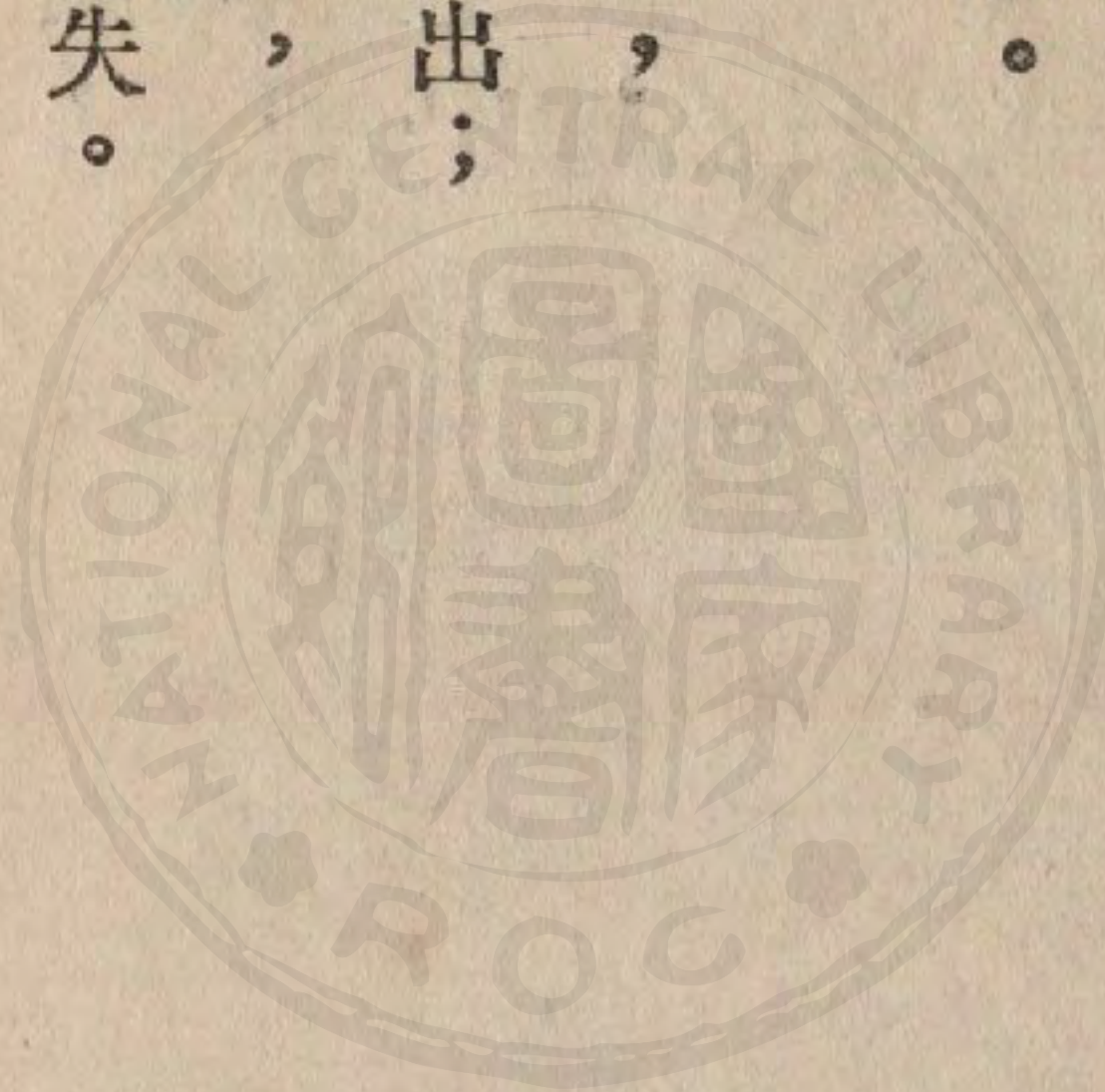
足盡汗出；

悠悠忽忽，

招悵自失。

使人心動，

無故自恐；



賁育之斷，

不能爲勇。

卒愕異物，

不知所出；

縱縱莘莘，

若生於鬼，

若出於神。

狀似走獸，

式象飛禽；

譎詭奇偉，

不可究陳。

上至觀側，

地蓋底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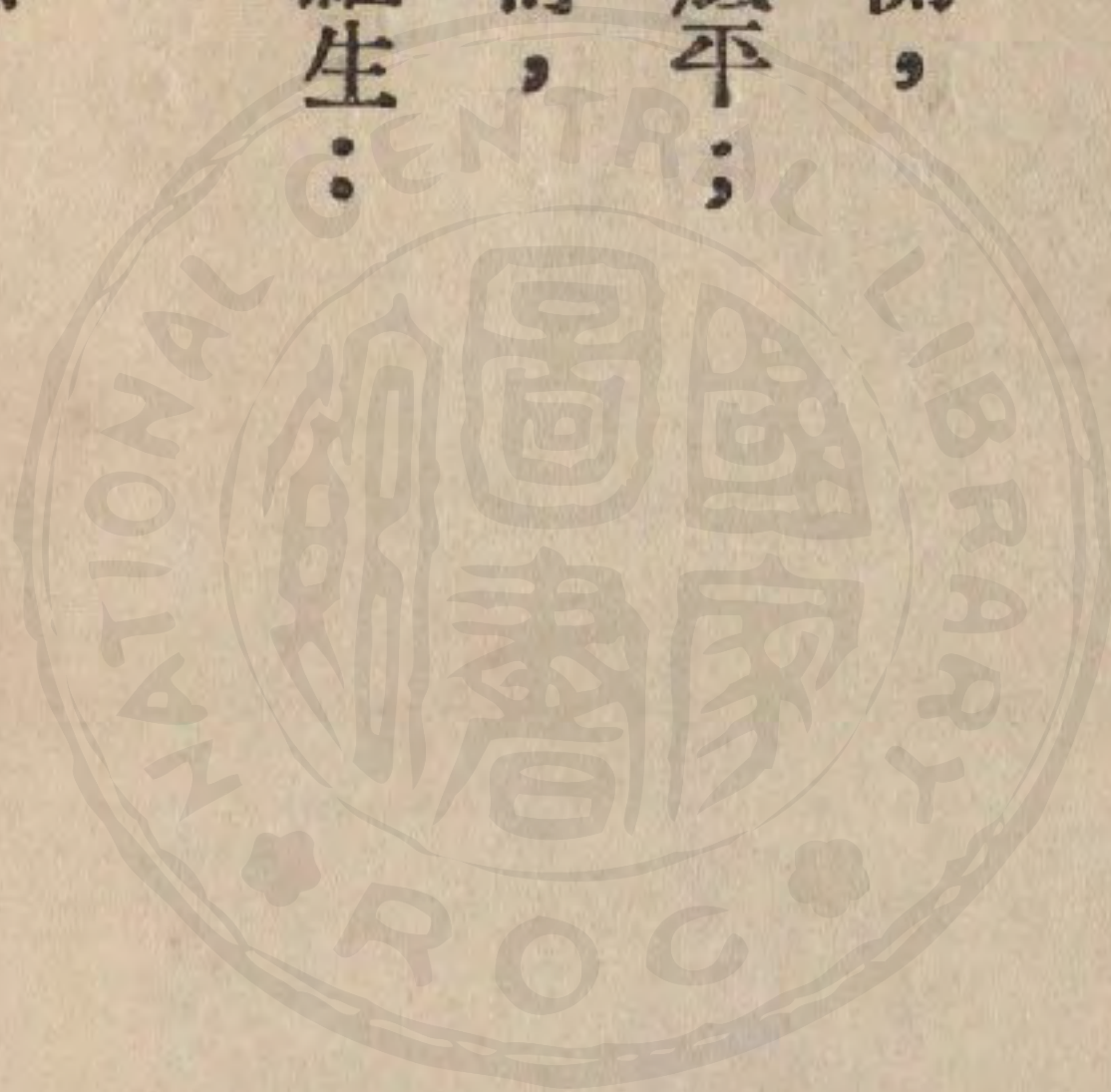
箕踵漫衍，

芳草羅生：

秋蘭苞蕙，

江離載菁，

青荃射干，



揭車包并

薄草靡靡，

聯延天天。

越香掩掩，

衆雀嗷嗷；

雌雄相失，

哀鳴相號；

王雉鷓黃，

正冥楚鳩；

宋

玉 附錄

姊歸思婦，

垂雞高巢；

其鳴喞喞，

當年遨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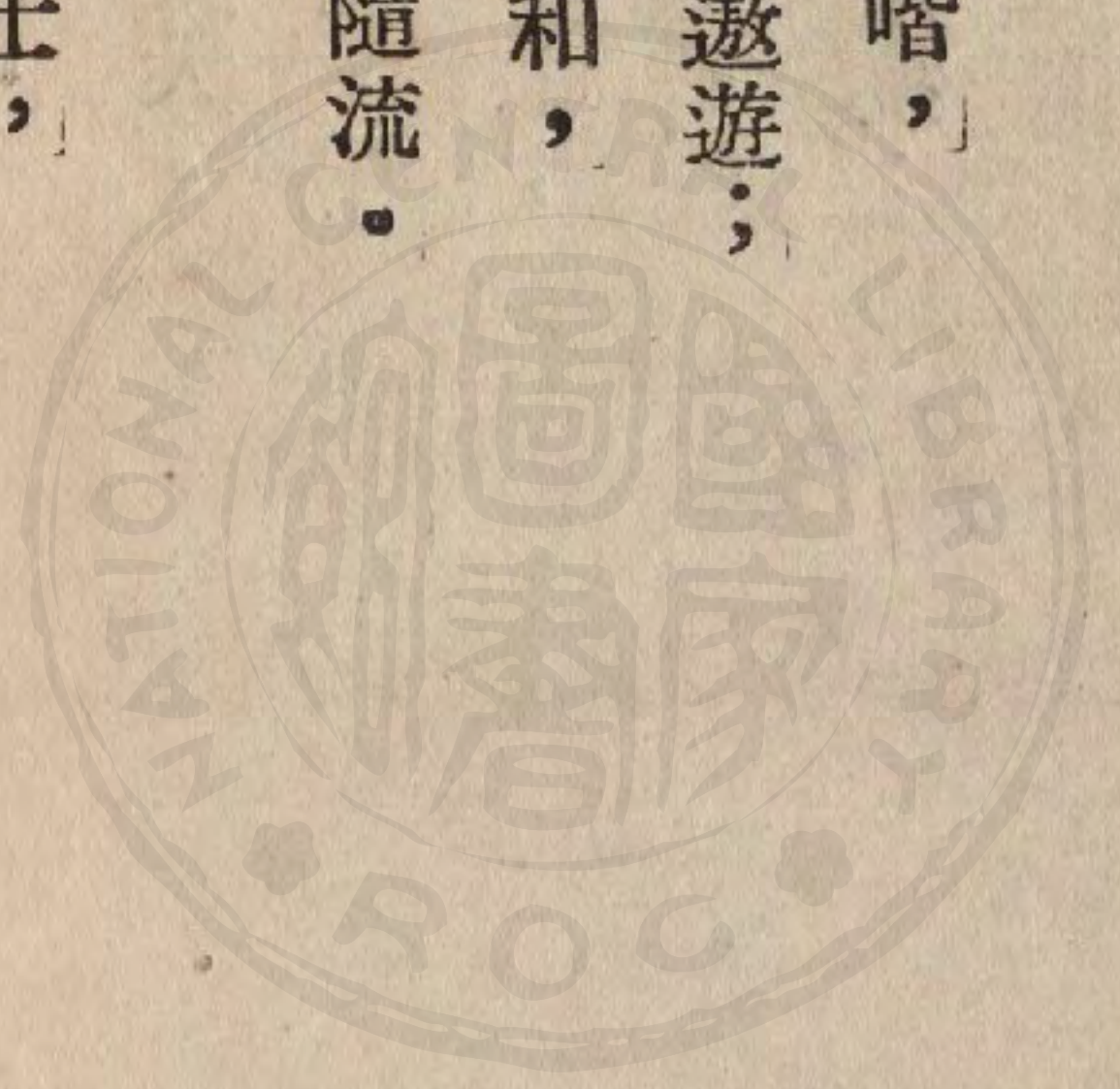
更唱迭和，

赴曲隨流。

有方之士，

羨門高谿，

上成鬱林，



公樂聚穀。

進純犧，

禱璇室，

醮諸神，

禮太一，

傳祝已具，

言辭已畢。

王乃乘玉輿，

駟蒼螭，

宋

玉 附錄

垂旒旌，

旆合諧，

絀大絃而雅聲流，

冽風過而增悲哀。

於是調謳令人，

怵悞慄，

脅息增獻。

於是乃縱獵者，

基址如星，

傳言羽獵，

銜枚無聲；

弓弩不發，

罟罟不傾，

涉莽莽，

馳萃萃；

飛鳥未及起，

走獸未及發，

弭節奄忽，

宋

玉 冊錄

四七

宗

玉

附錄

蹄足灑血。

舉功先得，

獲車已實。

王將欲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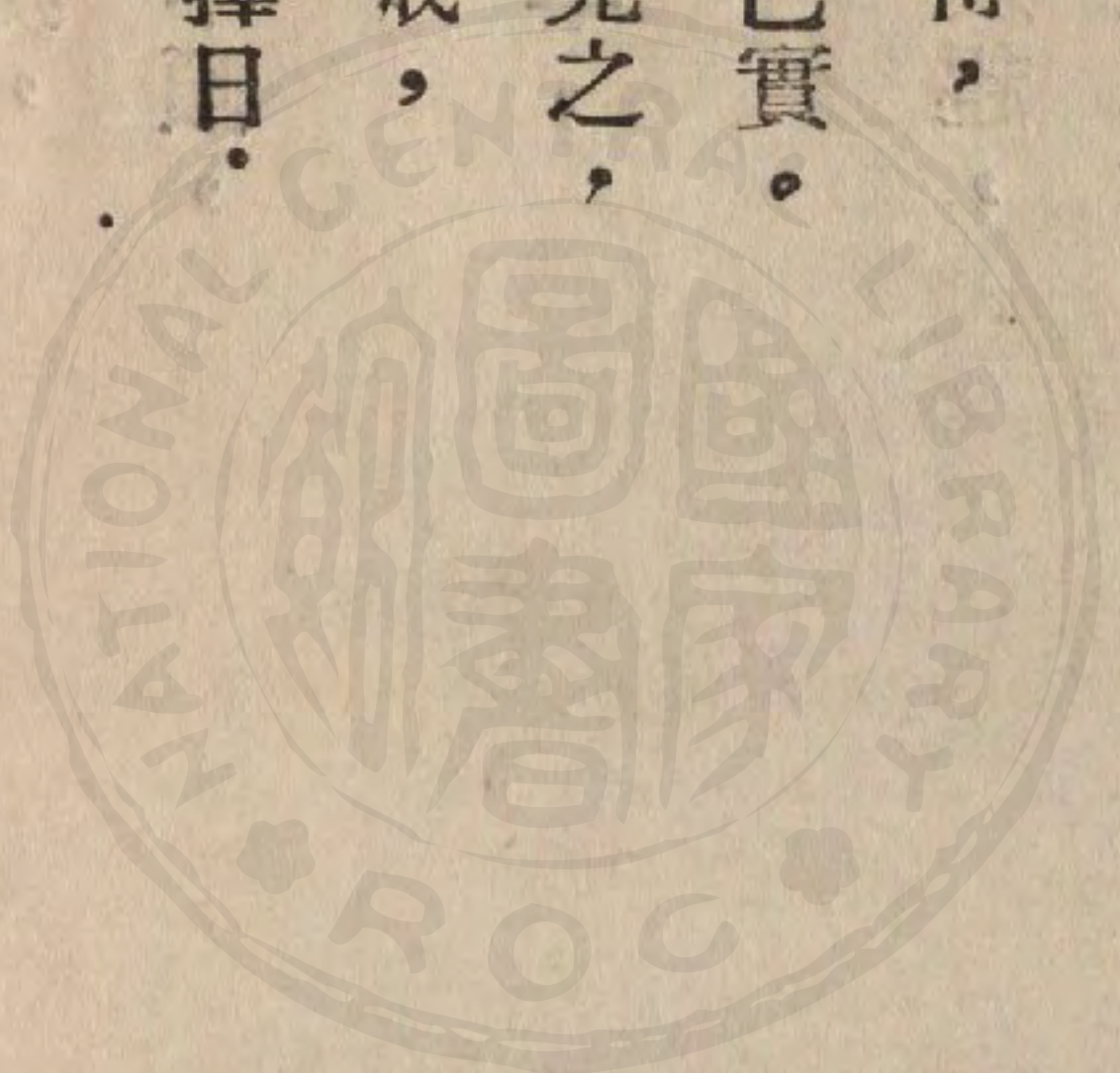
必先齋戒，

差時擇日。

簡輿立服。

建雲旆，

蜺爲旌。



翠爲蓋；

風起雨止，

千里而逝；

蓋發蒙，

往自會。

思萬方，

憂國害，

開聖賢，

輔不逮。

宋

玉 附錄



三九

宋 玉 附錄

九竅通鬱，

精神察滯。

延年益壽，

千萬歲。



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

玉曰，『其夢若何？』

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

玉曰，『狀何如也？』

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

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織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嬾被服，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

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

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

含陰陽之渥飾；

被華藻之可好兮，

若翡翠之奮翼。

其象無雙，

其美無極；

毛嬙鄣袂，

不足程式；

西施掩面，

比之無色。

近之既妖，

遠之有望；

骨法多奇，

應君之相。

視之盈目，

孰者克尙？

私心獨悅，

樂之無量。

交希恩疏，

不可盡暢；

他人莫睹，

王覽其狀。——

其狀峩峩，

何可極言！

貌豐盈以莊姝兮，

苞溫潤之玉顏；

眸子炯其精朗兮，

瞭多美而可觀；

眉聯娟以蛾揚兮，

朱唇的其若丹；

素質幹之醲實兮，

志解泰而體閒。

旣婉孌於幽靜兮，

又婆娑乎人間。

宜高殿以廣意兮，

翼放縱而綽寬；

動霧縠以徐步兮，

拂墀聲之珊珊。

望余帷而延視兮，

若流波之將瀾；

奮長袖以正衽兮，

立躑躅而不安。

澹清靜其悒嫺兮，

性沈詳而不煩；

時容與以微動兮，

志未可乎得原。

意似近而既遠兮，

若將來而復旋；

褰余幃而請御兮，

願盡心之惓惓。

懷貞亮之潔清兮，

卒與我乎相難；

陳嘉辭而云對兮，

吐芬芳其若蘭。

精交結以來往兮，

心凱康以樂觀；

神獨享而未結兮，

魂煢煢以無端；

含然諾其不分兮，

喟揚音而哀歎；

頽薄怒以自持兮，

曾不可乎犯干。

於是搖佩飾。

鳴玉鸞，

宋

玉 附錄

整衣服，

斂容顏，

顧女師，

命太傅。

歡情未接，

將辭而去；

遷延引身，

不可親附；

似逝未行，

中若相首；

目略微眇，

精彩相授。

志態橫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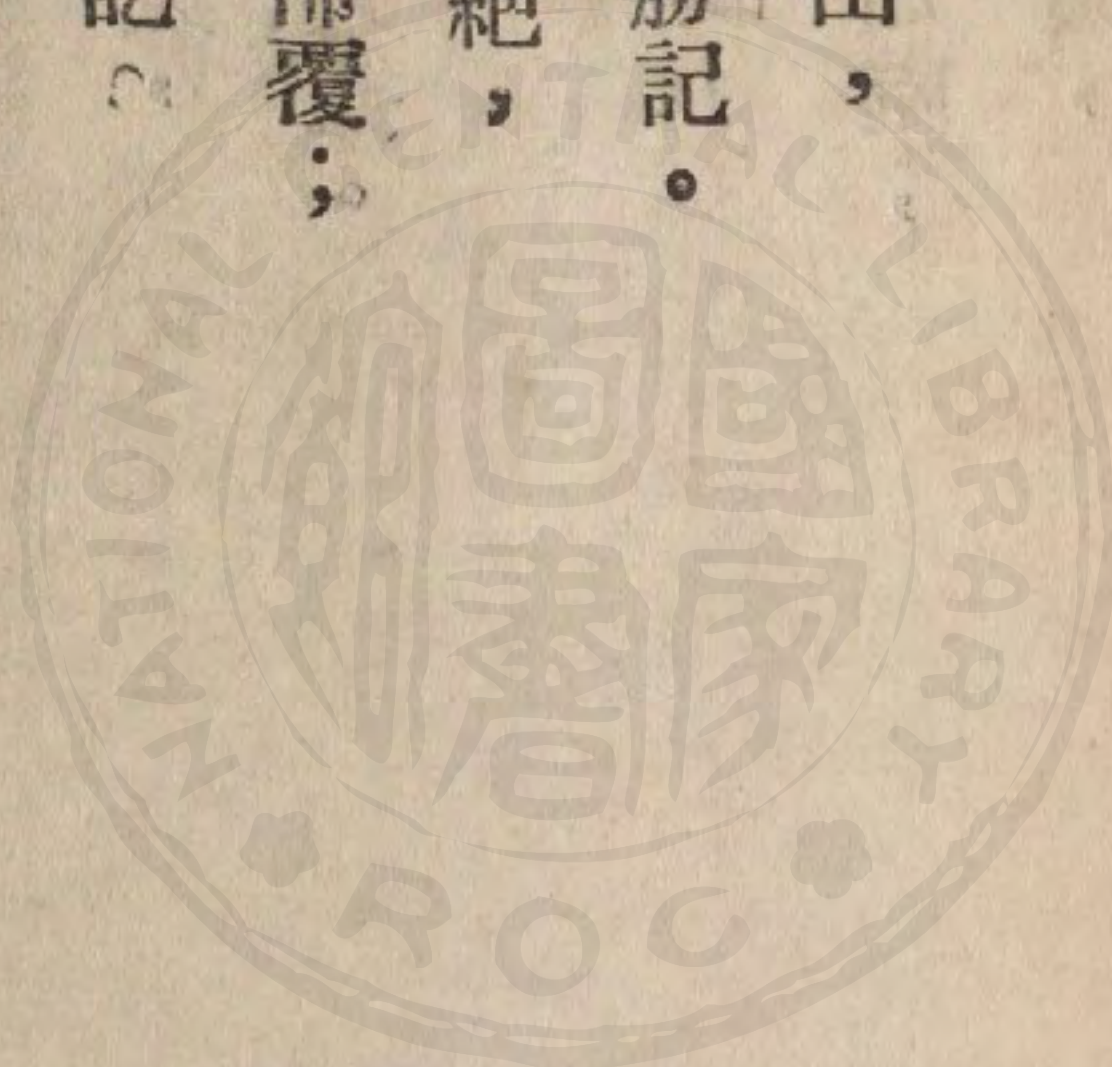
不可勝記。

意離未絕，

神心怖覆；

禮不遑訖。

辭不及究。



宋

玉 附錄

願假須臾，

神女稱遽；

迴腸傷氣，

顛倒失據。

闔然而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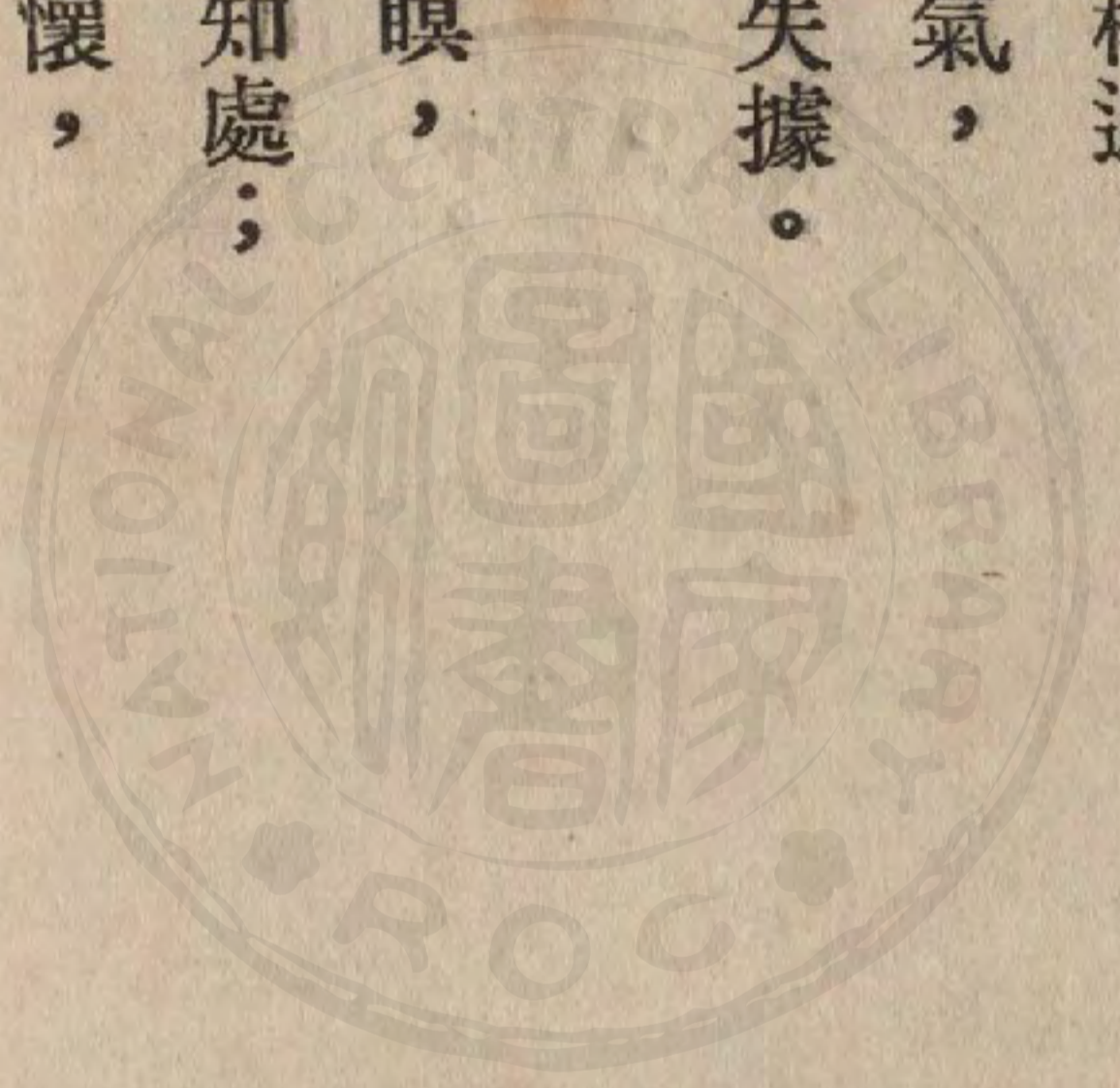
忽不知處；

情獨私懷，

誰者可語！

惆悵垂涕，

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

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

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

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東家之子。

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

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臙脣齟齬，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

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

王曰，「試爲寡人說之。」

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鶉鷓啾啾，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

「遵大路兮攬子祛，

贈以芳華辭甚妙。」

於是處子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

「寤春風兮發鮮榮，

潔齋俟兮惠音聲，

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自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

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復退。

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罰，使得畢其辭：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

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笛賦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夫奇篠異幹罕節閒枝之叢生也。其處磅
塘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
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
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
長，桀出有良。

名高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
生，見其異形，日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
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爲笛。
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

手，搗朱脣，曜皓齒，頰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返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織悲徵痛毒，離肌腸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遊泆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呵鷹揚，叱泰一。聲淫淫以黹黹，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烏聲革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於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暴也。縟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

亂曰：

芳林皓幹，

有奇寶兮。

博人通明，

樂斯道兮。

般衍瀾漫，

終不老兮；

雙枝閒麗，

貌甚好兮。

八音調和，

成稟受兮；

善善不衰，

爲世保兮。

絕鄭之遺，

離南楚兮；

美風洋洋，

而暢茂兮。

嘉樂悠長，

俟賢士兮；

鹿鳴萋萋，

思我友兮。

宋

玉 附錄

宋

玉

附錄

安心隱志，

可長久兮。



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

「操是太阿剝一世。

流血冲天，

車不可以厲。」

至唐勒，曰：

「壯士憤兮絕天維，

北斗戾兮泰山夷。」

至景差，曰：

『校士猛毅臯陶嘻，

大笑至今摧覆思，

鋸牙雲晞甚大，

吐舌萬里唾一世。』

至宋玉，曰：

『方地爲車，

圓天爲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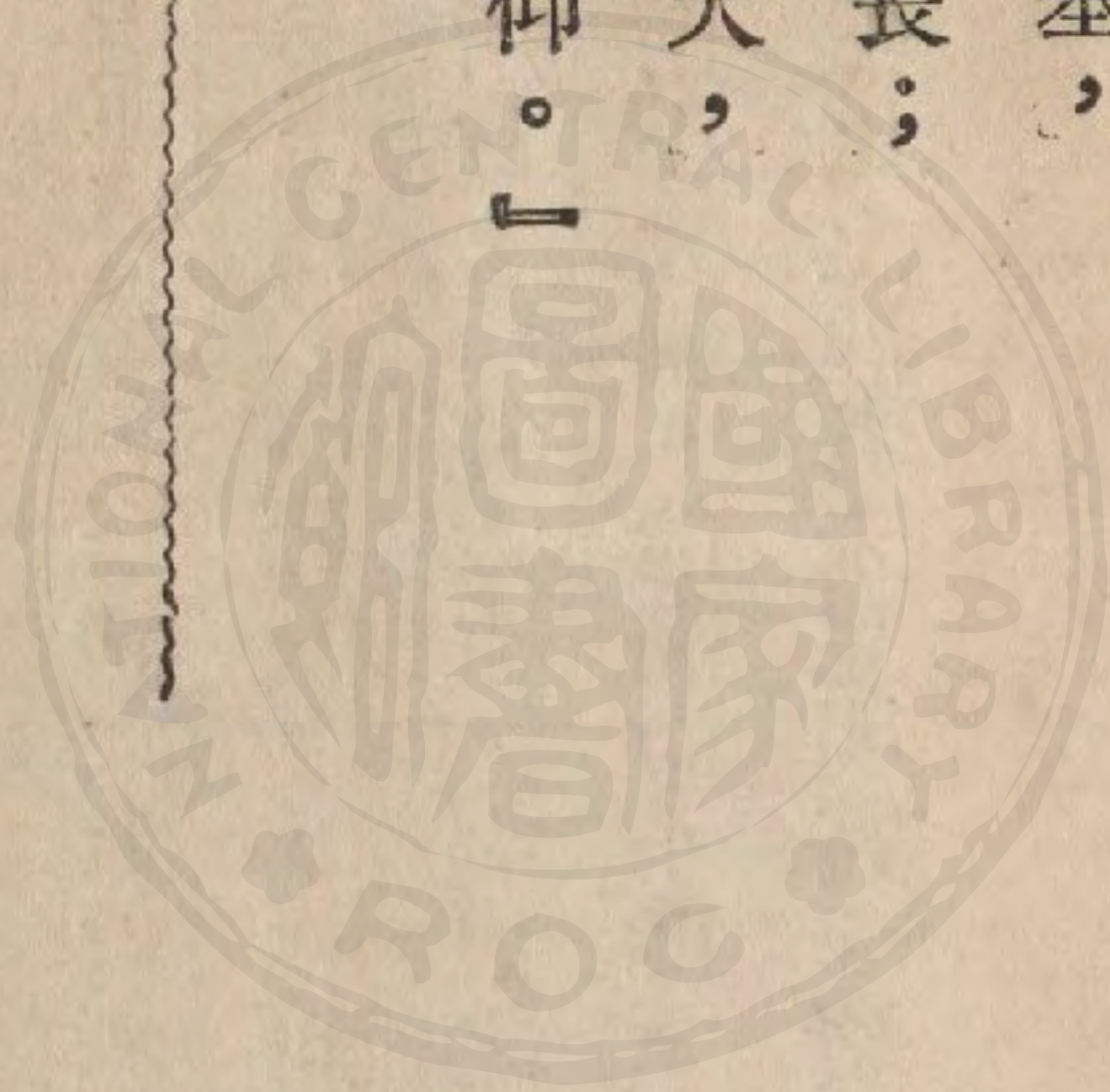
長劍耿耿倚天外。』

王曰，『未也。』

玉曰：

『并吞四夷，

飲枯河海；
跋越九州，
無所容止；
身大四塞，
愁不可長；
據地跼天，
迫不得仰。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雲陽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座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

景差曰：

『載氛埃兮乘剝塵，

體輕蚊翼，

形微蚤鱗；

聿違浮踊，

凌雲縱身；

經由鍼孔，

出入羅巾；

飄妙翮綿，

乍見乍泯。」

唐勒曰：

『析飛糠以爲輿，

剖粃糟以爲舟；

泛然投乎杯中，

淡若巨海之洪流；

蠅蚋皆以顧眄，

附蠛蠓而遨遊；

寧隱微以無準，

原存亡而不憂。」

又曰：

「館於蠅鬚，

宴於毫端；

烹蟲脛，

切蟣肝；

會九族而同躋，

猶委餘而不殫。」

宋玉曰：

「無內之中，

微物潛生；

比之無象，

言之無名。

蒙蒙滅景，

昧昧遺形；

超於太虛之域，

出於未兆之庭；

織於毳末之微蔑，

陋於茸毛之方生。

視之則眇眇，

望之則冥冥；

離朱爲之歎悶，

神明不能察其情。

「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

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諷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

玉休還。王謂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

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媪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

臣戶，曰，「上客日高無乃饑乎？」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

「歲將暮兮日已寒，

中心亂兮勿多言。」

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

「內怵惕兮徂玉牀，

橫自陳兮君之傍。

君不御兮妾誰怨？

日將至兮下黃泉。」

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

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

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

王曰，『其善奈何？』

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蟻，鉤如網鍼，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鉤，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頡之，委縱收斂，與魚沈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

襄王曰，『善。』

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

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

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針，其餌非螻也。』

王曰，『願遂聞之。』

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

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

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可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二西文

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數百載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寢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拘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

『今察立洲之釣也，左挾魚罾，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鱸。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

『王若見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舞 賦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

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

王曰，「試爲寡人賦之。」

玉曰，「唯，唯。」

爾乃鄭女出進，

二八徐待；

姣服極麗。

姁媮致態。

貌嫵妙以妖冶，

紅顏曄其陽華；

眉連娟以增繞，

目流睇而橫波；

珠翠灼爍而照曜兮，

華袿飛髻而雜纖羅。

顧形影，

宋

玉

附錄

自整裝；

順微風，

揮若芳；

動朱唇，

紆清揚。

而抗音高歌，

爲樂之方。

其始興也：

若俯若仰，

若來若往；

雍容惆悵，

不可爲象。

羅衣從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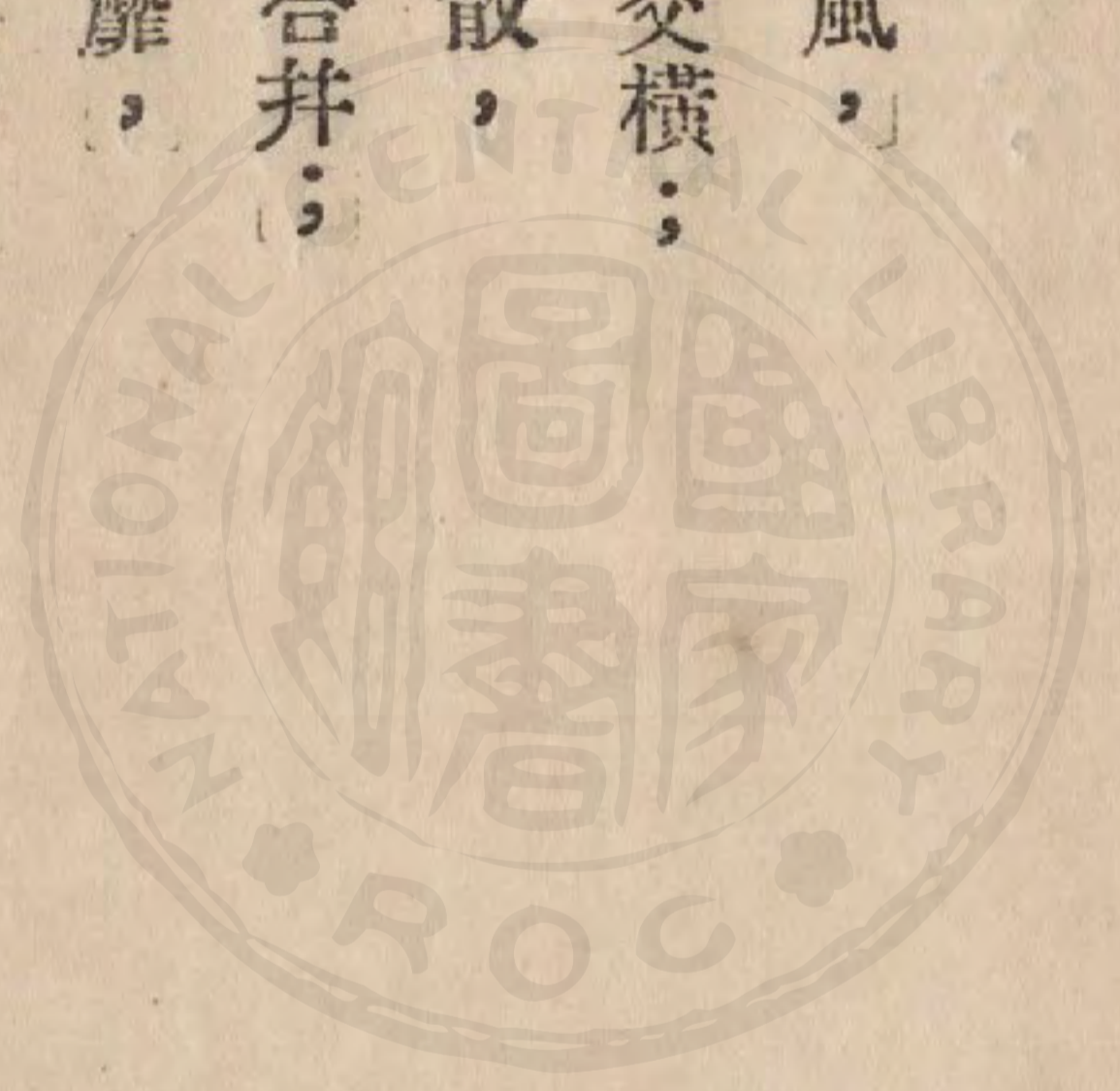
長袖交橫；

絡驛飛散，

颯沓合并；

綽約閒靡，

機迅體輕。



合場遞進，

案次而俟；

埒簇角妙，

夸容乃理；

軼態橫出，

瑰姿譎起。

迴身還入，

迫於急節；

紆形赴遠，

濯以擢折。



織縠蛾飛，

纈焱若絕；

體如遊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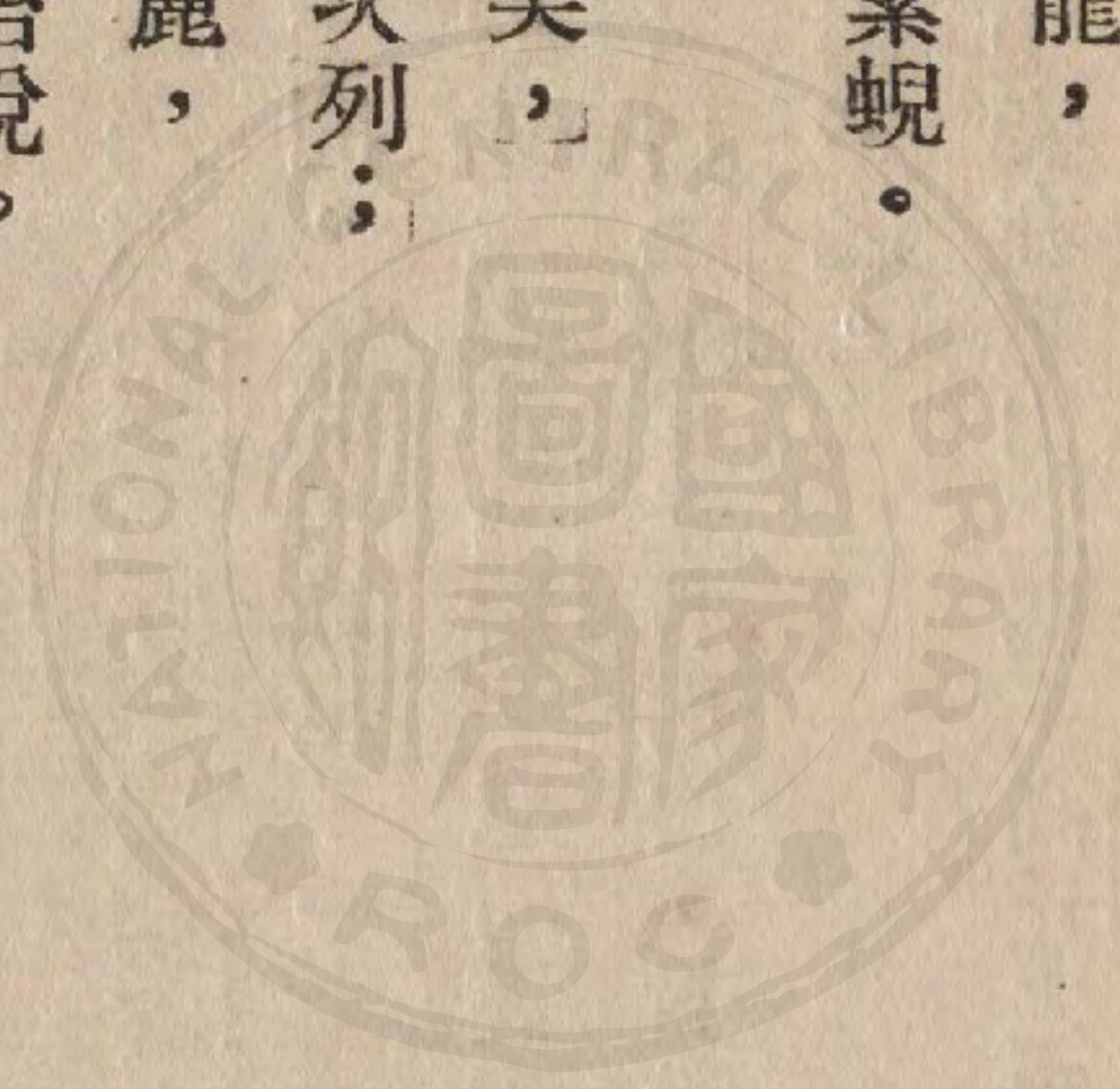
袖如素蜺。

遷延微笑，

退復次列；

觀者稱麗，

莫不怡悅。



高唐對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何氣也？」

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

「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

附錄完

版 權 所 有

宋 玉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八 月 出 版

編 者	陸 侃 如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五 馬 路 棋 盤 街 西 首 亞 東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定 價	大 洋 七 角

文 存 類

七版 胡適文存..... 洋裝兩册 兩元八角
平裝四册 兩元二角

五版 胡適文存二集..... 洋裝兩册 三元
平裝四册 兩元四角

三版 孟和文存..... 洋裝一册 一元一角
平裝一册 七角五分

五版 吳虞文錄..... 三角五分

文 字 學 類

初版 字義類例..... 陳獨芳著
八 角

三版 虛助詞典..... 施括乾編
二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0797690

